

幕起

裴颖豪再度以一敌多击退了在校门口堵他的外校生！

打从他一走出校门，这些人便以他为中心想要以众凌他一个寡，其它同时间放学的学生们早在见到裴颖豪出现时就退避三舍，这让他能肆无忌惮的贻打。

不过两三下，这群外校生即被他打得叫爹喊娘，全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裴颖豪拖着略跛的脚步走在围观人群让出的“大道”上，无“听”于闻风而至的训导主任的大吼大叫，却在一名远远的站在人群外，身着白上衣、蓝色百褶裙，左肩背着长度适中的绿色书包的女孩面前停下他“勇往直前”的步伐。

女孩整齐的制服上几乎可闻出它新颖的味道，她有一双晶亮似夜的瞳眸，姣好的面容透着一抹柔柔的笑意，她微偏头，似乎在审视裴颖豪受伤的程度。

然后，以如同她予人温柔形象的轻柔语调问：“走得动吗？”裴颖豪冷冷的瞪着女孩，凌厉的眼神好似在说：当然走得动。

女孩点点头，在径自转身离去之前还很有礼貌的向已经呆住的训导主任点下头才离开，她没有看裴颖豪，知道他会跟着她。

可怜的训导主任上任第一天就碰到这种事，摸不着头脑的他问身旁的训育组长，“他们是谁？”训育组长习以为常的说：“裴颖豪和风君樵。别理他们，除了风君樵，谁都拿裴颖豪没办法。”“啊！”训导主任是从附近学校转任过来的，对于裴颖豪的事迹是如雷贯耳，没想到他头一天上任就这么好运去遇到国中的“风云人物”。

裴颖豪，著名的打架能手，贴上的卷标是“太保”，但他的成绩却高居全校乃至全台北市的前几名，使得着重成绩的学校对裴颖豪是又爱又恨，常常因为他的过和他的功相抵而对他束手无策，校规在裴颖豪眼中可说是完全没有束缚作用。

风君樵，从小学到现在国三一直跟裴颖豪同班，两人一直比邻而“坐”，因为她是坐在他身边唯一能“全身而退”的同学。

不过，她的成绩却和裴颖豪差得天南地北，每一科都在及格边缘，唯一较突出的只有体育。而一般师生对风君樵的印象大部分皆是由裴颖豪这儿衍生出来的。

风君樵和裴颖豪两人一路上都没有交谈，直到裴颖豪有点跟不上她的脚步，风君樵才回过身，不置一词的搀扶住他。

裴颖豪想抗拒，可惜的是他走路的气力用光，连站都有问题了，更遑论挣扎。

“风君樵。”他有点恼火的唤着她的名，语间有不容轻忽的威胁。

“嗯？”她一边注意配合着裴颖豪的步伐，一边轻轻柔柔的应着。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裴颖豪的命令对风君樵起不了一丝作用。

“少逞一点强会让你少吃一点苦。”风君樵的语气从头至尾都是这般柔，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的个性就是这么温柔，只有裴颖豪才知道她会这样说话

是因为这样费的气力最少。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懒”。

就因为她懒，所以她什么事都状似没意见，不提意见，让人以为她是多么可人的一个女孩子。

风君樵推开家门，还没开口叫人，门口就出现一名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与君樵有双相似的眼眸，容貌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像。

“受伤了？”排行老大的风力勤轻声问着君樵。

“嗯。”君樵将挂在她肩上的颖豪推给大哥，敏锐的察觉到力勤的神色不对。“怎么了？”“小么玩枪，子弹擦过额头，吓得半死的她这会儿才入睡。”力勤不太避讳的在颖豪面前说。

“我进去看看她。”君樵脸色一变，人便似风般“飘”进屋。

“她没事吧？”颖豪关心的问。

他和风家的缘从他国小一年级时跟君樵比邻而坐，有一回打架被她捡回来开始就结下，当他的父亲死亡，母亲无暇照顾他时，陪在他身旁的是这家子，在他跟人打架或是受了什么伤时，替他治疗的也是这家子，他们跟他认识将近十年，因此他对风家六兄妹有种比对平常人还深的感情，尤其是风君樵这个懒女。

和风君樵相处久了，也发展出近似于青梅竹马的感情，所以他对君樵比较礼遇，也友善多了，他已经习惯每次打完架都让君樵等回风家，也很习惯她坐在他身旁，更习惯于她的存在，对他而言，君樵只是个让他很习惯的人。

但此举看在外人眼中，就把君樵当成治他的宝，害他一直跟她同班也一直坐在一起，这不知该说是什么孽缘。

“当然没事，身礼上。”力勤扶着他进屋坐入沙发，开始替他包扎受伤的地方。

同在客厅的还有一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正在把一些书本装箱，他是风允准，六兄妹的老爸。

他一见力勤扶着颖豪进屋，便蔼笑着道：“颖豪啊！又来玩吗？”“嗯。”颖豪点点头。

突地，他注意到原本摆满物品的客厅，如今只余下物品撻放的痕迹，而不见物品本身。

“你们家怎么了？”被洗劫了吗？颖豪问着正在他手臂上缠绷带的力勤。

“我们要移民去美国，怎么，君樵没告诉你吗？”力勤头也不抬的回答，全然不知自己点燃了一愿炸弹。

“什么？！”颖豪讶然的叫道，感觉心中有把无明火熊熊燃起，移民这么大的事风君樵竟然没让他知道！他跟她认识那么久，她竟然连说也没说！

此时，君樵牵着刚满十岁的小弟风力凯下楼来，正好对上颖豪充满怒火的眸子。

“你吃了火药啦！”君樵打趣，出乎意料的望着颖豪显露出只有对别人才会露出的冷漠，但他的眼睛里充斥着燃烧方炽的怒火。

力勤一替颖豪包扎完，他立刻起身怒气冲冲的离开。

君樵莫名其妙的看着颖豪僵硬的背影，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她追了出去拉住颖豪的手。

“喂！你怎么了？”她轻声问。

颖豪只是冷冷的瞪眼君樵，挣开她的手，从她眼前跑开，君樵本来还想追上去，但见颖豪正在气头上，追出去也问不到原因，因此停下脚步。

君樵皱下眉，缓步走进屋，正好听到老爸在问。

“怎么了？”风允准问着两个儿子。

力凯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

力勤耸耸肩，“大概是她忘了跟颖豪说我们要移民的事吧！”风允准得到答案，不感兴趣的继续装箱。

君樵一听，才发现自己真的忘了说，可是，她忘了就忘了，他现在不就知道了？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呢？一抹小小的疼痛刺激着她的心，她微微一笑化解这抹疼痛。

百思不得其解的君樵放弃再想下去，心想明天上学时再问他好了。

结果，从那天开始到君樵移民，颖豪都未曾再和君樵说过一句话。

而君樵，一直不晓得她是哪儿得罪了这位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的同学。

1

美国洛杉矶阳光普照的温暖天气正是洛杉矶的招牌。

坐落在市郊的教堂今日一反平常只有在礼拜日才会热络的冷清，一辆辆高级轿车络绎不绝的驶进这间教堂，一个个怀着喜悦和祝福的人士纷纷往教堂里落坐，原因是美国信息业大亨 GEORGE .WILLAMS 的儿子 ELLIS .WILLAS 今天在此举行婚礼。

有别于教堂内的热闹，孤身一人待在休息室的新娘正迷惘的望着落地镜中映照出的自己。

真的……该结婚吗？镜中的她穿著一袭高雅不失柔媚的白色新娘礼服，小露香肩的上半身结合下半身的蓬蓬裙，是十分传统的礼服，婚纱由一座小小的后冠固定住往后披垂在她纤细的肩上，一束海芋捧花握在她的手中，画着淡妆的她看来既清雅又亮丽，可是她眸里眉宇之间全无一个新娘该有的喜悦。

“我真的该跟他结婚吗？”她对着镜中的自己问。

这礼服，是她自己挑的，新郎只说一句“随便你”，所以她就“随便自己”地挑了这件她称不上喜欢的礼服；捧花是她自己选的，新郎只说一句“你好就好”，因此她闭着眼睛选了束看起来还算顺眼的捧花；这教堂，是她自己寻的，新郎只说一句“你高兴便行”，于是她就有点赌气的选了这间会让他失去颜面的“寒酸”教堂；伴郎和伴娘也是她找的，新郎只说了一句“我尊重你的决定”，是以她生气的将自家兄弟及妹妹们全招来做伴娘和伴郎。

从头到尾他只对一件事表示过意见，就是她婚后最好还是辞了在 NASA 的工作，在家享福就好。她没有意见的辞了在 NASA 担任航天工程师的工作，反正她待在那儿够久了，该是时候转换个环境，只是她未曾想过这个转换是结婚。

照理说，她应该是要满足的，自己的未来丈夫这么“尊重”她，什么

事都让她一手包办，而且他人长得也不赖，家世更好——身为“宏儒信息”的副听裁，她似乎没什么好挑剔的。

那么，她就不该有所抱怨了吗？只因他的一切看在别人眼中都是上等的？“该，我真该好好抱怨一下的。”新娘自言自语，语气是一贯的柔和。

说来好笑，她和新郎只见过两次面他就向她求婚，而她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打结，居然就这么答应了下来。

但在筹备婚礼时，却见新郎一脸意兴阑珊，从不表示任何意见，就让她一个人唱独角戏，好似当初求婚的是她，不是他，他只是个被赶鸭子上架的新郎。

真可笑呵！她对着镜中的自己露出一个浅笑。他甚至连他的父母也未引见。

假若在结婚之前他都这样了，那他们结婚后会是怎样的一个景况？而他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情向她求婚？如同她一样，只是一时冲动而已吗？然后，发现说出口的话不能收回才“勉强”结婚？她开始怀疑新郎是不是为了报复她第一次和他见面时那么不客气，才小家子气的想出这个方法来捉弄她，却没想到她竟然会答应……敲门声响起打断了她的冥想，她没有改变姿势，甚至连表情都懒得转换，知道这时候会来找她的，只有她的家人。

一个身着白色小礼服，约莫十九岁的女孩探头进来，在接触到新娘的视线时朝她露出一个如阳光般粲然的笑容。

“大姊，你看起来好漂亮哦！”家中排行第六的小妹风清逸赞美的笑道。

风君樵沉静的微笑了下，“怎么进来了呢？”“唔。”风清逸那双剔透大眼转了转，似乎在考虑什么，最后才缓缓道：“大姊，你真的要结婚吗？”风君樵愣了愣，沉默良久，才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或许吧！”“哦！”风清逸没有多问，退出房去。

不一会儿，一个短发俏丽，身着一袭浅紫色伴娘礼服的女子也探头进来，“大姊。”“嗯？”君樵把玩着手中的海芋捧花漫应着。

“你……你真的要结婚了吗？”排行老四的风昀樵用质疑的语气问道。

君樵闻言抬首从镜子中望着大妹昀樵，偏头想着，而后迷惑的摇摇头。唉！她都已经够不确定自己这么贸然的答应他的求婚到底是对是错，这群手足就这么巧的来问她，这教她如何回答呢？昀樵见状，不发一语的退了出去，望着合上的门，君樵竟觉得心上的大石加重了几分。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礼服，及腰长发绑成一束，面如冠玉的男子也敲敲门进来，他沉默的望着背对他的君樵，看向镜中的她，君樵也回视他。

“大姊，你真的要结婚吗？”排行老五的风力凯低问，淡漠的语间有一丝关注。

君樵微乎其微的叹口气，“我不知道。”真不愧和家人，都看出了她的迟疑。

力凯见状，没再问下去，转身离开。

真的……要结婚了吗？君樵再一次对着镜中的自己问，那时答应他的求婚只是一时冲动，但是现在那股冲动已经所剩无几。

敲门声再次响起，这次进来的两个男人手中各拿着一样东西。

一个拿着行李箱，一个拿着机票。

君樵静然的表情瓦解，她惊讶的转身，望着大哥风力动和大弟风清扬了解的神情，她忍不住清泪盈眶。

“大哥，清扬……”她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她还在迟疑该不该解除婚礼时，他们已经善解人意的替她下了决定。

“什么都不必说，我们都知道，喏，这是你的行李。”老三风清扬晃晃手中的行李箱，笑道。

“来，这是到台湾的机票，你去探望老爸和老妈，顺便当作休假，反正你现在无事一身轻。”老大风力勤明瞭的笑笑，将机票递给她，同时朝清扬使个眼色，清扬使到外头去叫二妹昀樵和小妹清逸进来替君樵换衣服。“我也已经通知咏欢那小鬼了，你到台湾的一切食宿她会负责。”“嗯。”君樵点点头，好久没见到风咏欢了。

“大姊，你安心的离开吧！我们会处理所有的事。”昀樵在护送君樵离开时向她保证。

君樵只是微扬唇角，温柔地向大妹道声再见便离开。

昀樵目送君樵离开，灵活大眼溜了溜，在心里为那个新郎——宏儒信息的副总裁 ELLIS . WILLAMS 将要面对的窘况感到好笑。

谁教他没办法让他们感受到他有一丝想要娶大姊的心意，而且，大姊连自己的心都搞不清就这样答应嫁他，太不好玩也太不谨慎，还是让她想清楚点好。

加上他们发现 ELLIS 竟然是十多年前的那个……这就更加深了他们要这样做的决心。

因此，风人院的驻院人们一致决议要为这桩美好的婚姻添加“光彩”！

ELLIS . WILLAMS 喜孜孜地站在圣喷前面等着新娘的到来，他紧张地拉拉不算太紧的领结，记忆回到头一次与君樵相遇的情形。

那时，他参加一场员工宴会，心情烦躁得只想抽根烟……烦，烦死了！ELLIS 趁没人注意他的空档溜到阳台，才点起根烟还没抽，乍现的声音让他停下动作。

“先生，请你熄烟。”一个轻忽似风的声音响起。

ELLIS 当作没听到，仍吸了口烟，履足的吞云吐雾起来。

“先生，请你熄烟。”这回 ELLIS 听出了那声音中的坚持。

他用眼角瞄瞄声源，想看看声音的主人，可惜只看到她穿著一双白色缎面高跟鞋，有两条同色丝带自鞋侧交叉缠住她的脚，为她匀称的小腿下了批注，而再往上看，就只看得到她身着一件裙长及膝的洋装，至于上半身和容貌则完全隐于黑暗中。

“这是我的自由。” ELLIS 淡淡地道，依然故我的抽着烟，他站的地方正好是光源照得最清楚的地方，他料定这个女的一定看到他，并且认出他来。

可惜他现在没什么心情去应付这些想借机引起他注意的人。

“就是因为你侵犯到了我的自由，否则，你以为我为什么和你说话呢？”她轻柔地反问，语气除了柔和，还渗了丝嘲笑。

言下之意就是若非他点烟犯到了她，她才懒得开口。

ELLIS 脸色一变，“你知道我是谁吗？”那声音的主人轻笑出声，“今天会场来了那么多人，你不过是其中一个，记住你有什么好处？” ELLIS 一听，不禁皱起眉，这个女人是哪个部门的？说话这么嚣张！他再一次望向她站立的地方，眼神凌厉严肃。

但如果 ELLIS 希望她会被吓着，这回可是落空了。

她接下了眼神的挑衅，自暗处站到室内的光可以照到她的地方，她穿著一袭白色连身洋装，留着清爽的学生头，柔软的发丝用一个白色的发圈箍着，依东方人的标准来看，她是十足的美人，尤其是她那柔柔软软的嗓音如果不是口出讽言的话，ELLIS 会被她吸引住，可惜……“先生，眼睛是用来辨明事物，不是拿来随便乱瞪人用的。”她正经但轻柔的语气有着深深的讽意。

“你……” ELLIS 不知道他公司的员工里有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女性员工，同时怀疑她的金团，他语气强烈的再次质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吗？”“与我何干？”她脸上感受不到任何敌意，她的语调若非注意聆袭，绝对听不出其中有认真的成分，但是 ELLIS 听出来，也看了出来，当下不悦的瞪着她，而她也不甘示弱的回视。

两人眼神接触，隐约有些火花擦过，正当气氛僵凝不下时，一名员工跑过来拉住她，愉悦的唤着她的名。

“君樵，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做什么？进来，进来！我们要开始玩游戏了。” ELLIS 认出他是程序设计部门的程序设计师 ALLEN . HERSCHEL。他叫她……君樵？这个熟悉却很久没听到的名字触动了 ELLIS 的记忆。

“ALLEN，我只是有点累才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不料那么快就被你找到了。”风君樵不习惯将不快迁怒他人，因此她稍微静下心才开口。

她才回来洛杉矶没两天就被好友拉来参加他们的员工宴会，会场的热闹让她不太舒服，好不容易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没一会儿，就被这个扰人的男人破坏她的心情，惹得她心情大坏，直想出口骂人。

“真是的，你啊！就是太少出来玩才会这样玩一下就累了，这次要不是我硬拉你出来，我看你恐怕要跟整个世界脱节了！” ALLEN 一副老大哥的模样。

君樵只是微笑了下，不想多说。

ELLIS 突然发现她的笑容出奇的像一个已经被他压在记忆深处的人。

会是她吗？不太可能吧！

“来来来，我刚刚还在想要将你介绍给其它人认识呢，有很多人都想见见身为‘风屋家族’一员的你。”风屋家族？！ELLIS 的脑细胞仿佛被炸成碎片，重组过后在一个尘封已久的记忆盒子里找出了风君樵这个属于他童年时期回忆的人物，真的是她，风君樵……被华人称之为风屋家族的，除了他们那一家子还有谁？“有什么好见的？我长得不像人类吗？”君樵轻讽的反问。

他对风君樵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唯一记得的就是她的名字和她那轻柔似风的说话方式，还有他做的那件蠢事……ELLIS 想出声唤她的名字，可惜喉咙像有什么东西塞住一样，让他的声音梗在喉咙发不出来。

“反正见见又不会怎样，走吧！” ALLEN 压根儿没发现公司的副总裁就站在一旁，兀自拉着君樵入会场。

ELLIS 察觉到君樵虽然不是很乐意，但她眸底闪过一丝算了无奈，任 ALLEN 拉着她走，不禁笑了起来。

假如他现在跑去跟她相认的话，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他？那个以前一受伤就会被她搬回家去请她大哥替他疗伤，还在她移民前几天因为她忘了告诉他而赌气不限她说话的“不良少年”。

“风君樵，我是……裴颖豪啊！” ELLIS 站在阳台上望着会场内倚墙而立

面对其他人的君樵，喃喃低语。

2

君樵在百忙中抽空前来赴 ALLEN 的邀约，不明白他在这时候约她出来做什么，天知道她累得半死才想休息一下的。

“抱歉！我来迟了。”她一入座便忙着向 ALLEN 道歉，没注意到他身旁另有一人。

“要不要先点东西？”ALLEN 在裴颖豪的示意下开口问。

“不用了，什么事这么急着约我出来？”君樵直接切入主题，不想浪费时间。

“是这样的，我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这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 ELLIS . WILLAMS，他有些事情想和你谈。”ALLEN 这么一说，君樵才注意到他身旁的颖豪。

不一会儿，她认出了他便是那天晚宴上她遇到的那个没什么水准的男人，当下皱起眉，但碍于 ALLEN 在场，她不便发作。

“ALLEN，你还有事可以先走。”颖豪看出了君樵的不悦，遂要 ALLEN 先走。

“那……我先走了，若樵，不好意思。”ALLEN 朝君樵道歉，君樵挥挥手，要他快走。

等他离开，君樵才轻笑下，可笑意未进入她结冰的眸里，“你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向你为我那天的行为致歉罢了。”颖豪诚恳的说，那日在宴会上惊鸿一遇，以前的回忆像潮水般涌回脑袋，想见她的冲动愈来愈盛，他才千方百计的约她出来见面。

君樵眯起眸子，似乎在评估颖豪话里的真实性，最后，她双手环抱胸前，“是吗？”“我是抱着十足的诚意甫来的。”颖豪的言语和态度并未有什么不妥。

君樵见此，才卸下敌意，她的脾气虽不容易点着，却是很快就熄灭，“算了，那天我也有不对，说话语气太冲。”“我可以理解你想图清静的心情。”颖豪注视着她，想将她和以前那个风君樵联想在一起，但除了她的姓名和说话方式，其余的，只是熟悉却感受不到完全相合。

君樵笑了，不知为何，她觉得这个人似乎看穿她某样不为人知的内心。他以极自然的方式跟她相处，让她放下戒心。

“要吃什么？”颖豪见君樵露出笑容，也笑着将桌上的 MENU 递给她。

“给我一杯咖啡。”君樵接递来翻了翻，点了咖啡。

“午餐只喝咖啡？”颖豪明愿不赞同的望着君樵，“这可不行，这儿的海鲜汤不错，要不要来一客？”君樵盯着颖豪，可有可无的耸耸肩，恬静的浏览着餐厅内的摆设和人。

“那么，风小姐在哪儿高就？”颖豪随意找个话题想和君樵聊聊，他无意以十四年前的事做开头，只因他们都不再是十几年前的少男、少女，提了，只不这是有这么一段共同的回忆，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她说不定已不记

得有他这号人物呢！

“NASA。”君樵喝口水，想起她从早上到现在连一滴水也没喝过，她才清好半年没回的家，就接到 ALLEN 的电话，急急忙忙的赶出来。

“那这次来洛杉矶是……”“ 休假。”颖豪点点头，笑望着君樵额上沾染的灰尘，“先别动。”君樵以眼表示疑问，但颖豪只是示意她别动，接着伸手将她额上的灰尘拂去。“来之前在打扫？”他秀了下指间的灰尘问。

君樵神色自若的点点头，“半年没回来，所以房子都积了很厚的灰尘。”颖豪凝望着君樵，不自觉的微笑，心中突然浮现一个如果可以一直这样和君樵过下去，感觉一定很好的念头，那似乎可以维持一辈子，而他讶异的发现自己心中早就存有这样的念头，只是一直隐住未被察觉。

不知她是否会接受我突兀的求婚？“好啊！”君樵爽快的答应，但是她一出口就后悔了，她是不是太累了才会发神经的答应他的求婚？可是……她都说了！

颖豪睁大眼，不太明白君樵为何说这话。“你说什么？”“你不是向我求婚吗？我说好啊！”君樵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不对，只是他脱口问，她就很自然的接下去说好。鲜少冲动行事的她这会儿竟然冲动的替自己定下终身大事。

颖豪愣了下，才笑着点头，“好。”虽然他仍讶于自己将心中想法说了出来，更讶于君樵的答允，不过……

颖豪对君樵竟然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感到不可思议，加上他的突然结婚对家里造成的冲击挺大的，双亲觉得他的举动太欠缺考虑。

才见过两次面，而且对彼此根本称不上认识就要结婚，实在不妥。婚一但结了，可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儿戏。

他在斡旋说服父母之余已经累得没什么精神去筹备婚礼，才会对君樵提的意见都没有异议。

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在他积极的争取之下终于取得继父和母亲的同意，可以光明正大的结婚。

颖豪唇角的笑容愈扩愈大，心头漾着幸福的钟声。

可是新娘……似乎错过了该出场的时间。

颖豪和众宾客们发现不太对劲，他望着手表，君樵已经迟了三十分钟以上。

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心，开始不安的跳动。

此时，身着白色小礼服的清逸冲进礼堂，“惊慌失措”的大叫一声，“新娘……新娘不见了！”“什么？！”GEOGRE . WILLAMS 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尹芃一同望向他们的儿子，异口同声的唤着。

“颖豪！”“ ELLIS !”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整个礼堂霎时失去秩序。

颖豪大惊失色，连忙跑去休息室内证实，休息室内空无一人，摆放得好好的新娘礼服成了它的主人并不在的证据。

注意力全集中在君樵逃婚这项事实上的颖豪完全没发现伴郎、伴娘和女方家长之间交换的眼神。

台湾台北好累啊！没想到十几年没回来，台北全变了个样，没一条路是她认识的，有时候走一走还要小心地注意前方有无坑洞，会得一个不小心跌下去没有人会帮你。

更糟的是她才在老爸、老妈那儿住不到一个星期，就以没有建树为名被她那对狠心的爹娘给一脚踹下山。

然后，她发现自己有钱也有闲，却忘了跟老爸要咏欢的新住地，这下她就算有钱有闲也改变不了她无处可去的事实。

现在该做些什么呢？君樵站在台北车站的北侧出口，望着来来往往的人，希望咏欢跟她心有灵犀，可是她错了，这儿这么多人，没一个是咏欢的模样。

看来，她真要露宿街头了！

“君樵！”一个身高约一六八公分，穿著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长发绑成一束马尾的俏丽女子急奔至君樵面前。

“咏欢！”君樵认出眼前这个年约二十岁的女子是她的姑姑——风咏欢。

由于复杂的亲戚关系，君樵的曾祖父跟咏欢的祖父是兄弟，于是按照辈分排下来，咏欢就成了高他们这群兄弟姊妹一辈的姑姑，不过咏欢不喜欢自己年纪轻轻就被人叫姑姑，因此他们就以名字互称，谁也不吃亏。

风咏欢十二岁时父母因为车祸双亡，就由风允准和铭玮伦负起教育她的责任。不过，她一直是待在台湾，没有到美国住在风人院，因为她父母逝世之际，刚好是风允准夫妇回台定居的时候。但不论在何处，风允准和铭玮伦还是将咏欢教育成一个跟他们其它六个小孩子差不多的高手，性格也差不到哪儿去。

“要不是大哥通知我你什么时候被他们踢下山，我还接不到你呢！”风咏欢提起君樵的行李，一边叨念着，“你忘了跟大哥他们拿我的新住址对不对？”“对啊！”君樵小鸟依人的挽住咏欢的臂膀，又打了个呵欠。“我好累哦！咱们赶快回家好不好？”咏欢睨眼君樵，走到不远处的一辆银灰色跑车旁。

“君樵，你现在最想去什么地方啊？”咏欢将君樵“送”进车子，替她绑好安全带，在她昏昏欲睡的耳边低喃。

“家……”君樵舒适的合上眼，准备好好睡一觉，对咏欢的问话只是随应一声。

“那我就把你送到你的‘家’去啰？”咏欢再次轻语。

“嗯……”君樵现在是睡觉至上，要她做什么她都会答应的。

风咏欢望着已然入睡的君樵，露出一朵恶魔般的邪笑，“你自己答应的，我可是什么手段都没耍哦！”说完这句话，风咏欢自腰际拿出一个已注入药液的针筒，替君樵注射，君樵只动了下仍安睡着。

她完成注射工作之后，俐落的坐进驾驶座，银灰色的跑车倏地冲出马路，绝尘而去。

裴颖豪心情恶劣的盯着被一条薄被里着横置于门口，旁边还有一个行李箱的睡女人。

谁三更半夜开这种玩笑！他为了找他那个失踪好几天的新娘和处理公司事务已经够累的了，好不容易可以好好睡一觉，睡到一半却被一记天外飞来的门铃声吵醒，拉开门见着的就是这个低级的玩笑！

天！这儿又不是纽约，四处都有游民。怎么会在台北让他遇到这种事呢？他抑着怒气弯下身子去摇摇她，“喂！醒过来，别在我的屋子前睡觉！”她没有反应。

“喂！你再不走我要叫警察啰！”颖豪出口威胁，看她仍然没有反应，不禁生气的加重摇她的力道，这一摇，把盖在她身上的薄被摇开，露出她的脸孔。

颖豪一看，呆了。

好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将她腾空抱起，顺道拿了她的行李进屋。

有辆银灰色跑车停在不远处，驾驶注视着颖豪把人抱了进去，屋子的灯亮了以后，这才驶离。

风咏欢打了通国际电话到洛杉矶。

“喂，我是咏欢……一切按照计画进行……”

君樵动动睡酸了的脖子，奇怪，怎么她好象睡得出平常还沉，而且愈睡愈累？这次她睡得极不舒服，疲惫一点也没有消逸，反而遽增。

该死！她还是很想睡觉，可是她觉得自己已经睡得够久了，怎么会这样……对了！

咏欢呢？君樵想起了咏欢，她怎么没叫醒她呢？她半坐起身想下床，一阵晕眩突然袭来，这是……君樵脸色大变，她被下迷药？！

怎么可能？！有咏欢在，她怎么可能会受到伤害？平常不会这么没警觉的她就是因为有咏欢在才会这么放心的一上车就睡，可是……君樵抑着迷药的后遗症，勉强下床走出房间，才走没几步路，她就被人拉住，立刻警觉的抬眼望着阻止她的人，霎时整个人清醒不少。

“你怎么找到我的？”其实她想问的是怎么这么快？她连假都没度过瘾就被他找到了，有一点不甘愿。

她原先的计画是赖在咏欢这儿住上个一年半载，等到混够了之后再回美国重新找个工作，再不然，回佛罗里达窝在老家也是不错的，最后，要是都不成的话，到风氏企业去替他们管管计算机也好，别看她是航天工程师，当年毕业的时候顺道拿了资讯工程的学位，而且她的资讯工程成绩比航天工程好大多。

结果……这个计画从一开始就一波三折，到现在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啊！君樵混沌的脑子这会儿才重新运作，发挥了一些功效，她不敢置信的睁大眼，也不敢相信她此刻所想的。因为有咏欢在，所以她放下所有的戒心，因此，最有可能把她送来给裴颖豪的人就是咏欢！天！她千防万防竟然忘了防她最亲的人，咏欢一个人绝对想不出这么绝妙的好计，一定还有黑手，而这只黑手，不用说，就是她那群兄弟姐妹们！

太过分了！君樵的头愈来愈疼了，刚刚才从昏睡中醒过来，还弄不清任何状况就发现她人竟然在她逃婚的新郎家里，更可恶的是，她这才想清楚为何婚礼当天他们会那样问她了，只怕除了真正关心，还有想看好戏的成分，可恶！真是太可恶了！她风君樵别人不栽，竟然栽在自家人手上！

“你不觉得你该给我一个清清楚楚的解释吗？”裴颖豪在君樵逃婚后以最快的速度查出她前来台湾，再聘请私家侦探在他到台湾之前先替他找寻君樵，在他处理完一切飞来台湾之时，他已经得知君樵在花莲，但是私家侦探追丢了。

直至昨晚她才突然以非常特殊的方法被送回他身边，原本高悬的心因见到君樵安然无恙而放下，但起而代之的是欲知她逃婚内幕的气愤。

“很简单，就是我逃婚了。”君樵坦承不讳，轻动下手，便脱离了颖豪的

掌握，克制不住倦意的打个呵欠，想睡的欲望再次占领君樵，她决定先睡个觉安抚她受惊过度的神经系统再好好想想该如何“回报”她亲爱的家人。

“为什么？”颖豪皱起眉，她是几天几夜没睡觉？还是根本对他意兴消沉，否则怎么睡了十八个小时醒过来一见到他就猛打呵欠？双眼无神到了极点，分明就是不把他——她的丈夫——放在眼里。

“为什么？”君樵茫然的反问，再打个小小的呵欠，感觉自己的脑袋有一半已陷入昏迷状态。“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逃婚？”颖豪重复问题。

“逃婚就逃婚，还需要理由吗？反正我逃都逃了。”君樵觉得自己的ENERGY全流失光了，她的体力根本没有因为睡了一场长觉就回复，没什么心力再应付颖豪的问题。

“风君樵。”颖豪耐着性子低唤，难道她随意到连逃婚都不愿意给他这个被丢在礼堂的新郎一个理由吗？“如果我造成你的困扰，我道歉。”君樵总算说了句对颖豪来说还算顺耳的话。

“很好。”颖豪重新捉住她的手，这回他没那么容易让君樵挣脱，“走吧！”“走？”君樵迷糊的问，站在原地不动。

“回美国去，现在上车的话，应该可以赶到晚上六点的班机。”颖豪的话听在君樵耳里好象他在说梦话。

“你说什么？”君樵难以克制的又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她实在是快撑不下去了，连问问题都比平常还要没力几分。

“我们回美国去……”颖豪还没说完，就被君樵打断。

“你帮我个忙。”她边打呵欠边说。

“什么忙？”颖豪的眉皱得更紧了，望着她缓慢眨动的眼睑、无神的大眼睛，和挂在眼下的黑眼圈，还有她略显疲态的脸色，看似已经软弱得没力气的身子，整体看来委靡至极的模样，不禁怀疑她这几天是遭受到什么待遇？

“手臂张开。”君樵示意他将两臂张开成大字形。

他照做了，当下凝神戒备她会趁隙逃跑。君樵的身手他可是早在十四年前就见识过了。

君樵满意的点点头，放纵自己合眼，整个人一软，倒入颖豪怀里，颖豪连忙扶住她往下滑的身子。

还无法反应这过于快速的突发情况时，怀中的她已传来规律的呼吸声，颖豪这才松口气，原来是睡着了。

他轻叹口气，等她睡够再问她原因吧！

颖豪认命的抱着她进房。

等君樵再次醒过来，天刚露出鱼肚白。

她一醒来对于陌生的环境只是警敏的扫描一下，感觉没什么大碍才下床执行每个人每天早上醒来必做的工作，等到一切就绪时才走出房门下楼。

这间房子说起来不大，但是这样的坪数在台北已算是大得不得了房子，而且，也贵得可以。她找到厨房，开了冰箱，庆幸屋主不是很“空”的人，冰箱里至少有蛋有土司，还有火腿。

既然如此，就做份火腿蛋土司吧！君樵随意想着，手也没闲着。

“你起得还真早。”颖豪倚着厨房的门框，望着正在做早餐的君樵，突兀的出声并未吓到她。

她回头看了眼颖豪，没啥反应的继续做她的事，“你来得正好，拿两个盘

子给我。”颖豪闻言走到她身边，自头上的柜子里头拿出两个小盘子，用水冲了下，拿厨房纸巾擦干才递给她。

几分钟后，他们俩一同坐在饭厅里享用早餐。

颖豪随口道：“等会儿吃完，你整理整理，顺利的话，我们可以搭到十一点的班机回美国。”君樵却皱起眉，笑容在唇畔逸失，拒绝合作，“要回去你一个人回去。”颖豪的眉同她一般皱得紧紧的，“‘我们’得一起回去补行婚礼。”“婚礼？”君樵的语气好似她从未听过婚礼这个名词，“我以为我的逃婚就是宣布婚礼告吹。”“我可不这么认为。”颖豪慢慢嚼着土司，像在讨论天气一样平常的说。

“喂！ELLIS . WILLAMS，我不想嫁给你了，要结你去找别人结。”君樵坦然以上口。

始 d 玩笑，如果她逃婚为的就是要颖豪来捉她回去补行婚礼，那她逃婚做什么？“我不够好吗？”颖豪在心中叹口气，轻问。

“你是个绝佳的金龟婿。”君樵不否认颖豪拥有一个女人想要的丈夫的所有条件。

“那你为什么不想嫁我了？”这是颖豪一直纳闷的问题，因为他虽然才和君樵见过两次面，瞥开以前不谈，他有一种可以一直和君樵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感觉到现在仍未消失，可是看样子君樵似乎没有与他相同的感觉。

“因为没有冲动了。”君樵摊摊手，一副这很正常的模样。“当初我是一时冲动才会答应你的求婚，但是你的态度让我十分不满，而且我们对彼此实在称不上了解，加上我后悔了，所以找才会逃婚。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不想嫁给你。”“我的态度？”颖豪听出一个重点。

“你筹备婚礼的态度太随便了，好象你是被赶上架的鸭子。”君樵懒懒的话语中嗅得出一抹淡淡的怒意。

颖豪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态度是惹怒君樵的主因，“我道歉，因为我实在是……”“我知道我们结婚对你家的冲击挺大的。虽然我是‘风屋家族’的一分子，但是你们WILLAMS家的财产过于庞大，谁知道我会不会是一个淘金者？”君樵淡淡的讽道。

颖豪一时语塞，找不到话说。

“快九点了。你还不赶快去收拾行李？再迟可是会赶不上飞机哦！”君樵起身收拾盘子到厨房，一边提醒他。

颖豪有些不知所措的盯着君樵，他和君樵怎么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男主角找到逃婚的女主角，在一顿争执过后，女主角屈服于男主角的坚强意志下，两人一同找出解决方法，最后愉快的在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看来他们对彼此的了解真的有必要重整，或许他的步调太快了，君樵还没真正了解他，就要跟他结婚，加上他的错误示范，也难怪她要逃婚了！

“你怎么还呆坐在那儿？还不快去收拾行李？”君樵洗完盘子出来，看见颖豪还在，遂轻声催促。

就这么决定了！颖豪想着，露出个笑容，他决定给自己和君樵一个认识对方的缓冲期，同时他也想确定自己的心意是否如君樵所说的是一时冲动，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可以维持多久。

“WILLAMS？”君樵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怀疑他突然得了失心疯，否则怎么莫名其妙的笑了起来，还是那种令人打骨子里发冷的笑？“我就算回去也要带着你回去。”颖豪骤然的宣言让君樵有那么一下子出神。

久久，君樵才如梦初醒的问：“你说什么？”她没有听到颖豪说就算回去也要带她回去，绝对没有！君樵自欺欺人的否认着。

“我说，我就算回去也要带着你回去。”颖豪清楚的一句一字地重复。

君樵沉寂良久，才错愕的问：“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不想跟你结婚吗？”

“我知道。但是我想这个症结在于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不够深，我们可以空出一段时间来了解对方，当作是婚前试验，等到你觉得可以跟我结婚时，我们再结婚。”颖豪说得高兴，君樵却是愈听笑容愈僵，终至完全扭曲。

“ELLIS . WILLAMS，你发神经啊！为什么非得跟我结婚不可？”君樵莫名其妙的低叫，完全搞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受欢迎，男人对她一向是哥哥对妹妹般的疼爱，甚或，对她有意思的也是钟情于她的“性情柔和”、“温柔”和“善解人意”，她从不知道自己的魅力大到连一个没见过几次面，根本就不了解她的“本性”的男人也可以这么执意要娶自己。

“我只是忠于我自己的感觉。”颖豪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发神经。

“难道你不知道某位名人说过‘感觉是错误的根源，理智才是一切正途的导引’吗？”君樵快昏了，这种人她平生首见。

“哦？”颖豪没多大反应的应了一声，优闲的双手交抱胸前，浅浅一笑。

君樵见状叹口气，半垂着眼，举起右手上下摆了摆，在经过努力之后不变的结果，她是不会再积极地硬要改变它。假如现在他真要这么做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教他看清他喜欢上的那个温柔可人的风君樵其实是“假象”，这样他就会知难而退。时间会证明一切，他会发现其实她根本就不是外表所呈现的模样，到时他就会主动提出解除婚约。

“随便你，反正我时间多得是，倒是你，最好斟酌一下你的DAILY SCHEDULE，你可是宏儒信息的副总裁啊！”颖豪为君樵的动作失笑，“没关系，我们在台湾有分公司，我可以遥控。”君樵只是挑挑眉，不情不愿的微牵动唇角，“恭喜你。”说完，她才转身想走回房，颖豪就叫住她：“风君樵。”“有事？”君樵有些讶异他叫她的名字丝毫不绕舌。

“你不要叫我 ELLIS，喊我的中文名字，裴颖豪，或者颖豪也可以。”颖豪试探性的说道。

裴颖豪？怎么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君樵甩甩头，将这份熟悉甩出脑后，大方的说：“那你也叫我君樵好了，颖豪。”她没有认出来。颖豪说不出心中的感觉是失望抑或是无感，“OK，君樵。”君樵给他一个笑容，便回房去。

看来，要将行李整理一下，这次可能会在台湾住上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颖豪暗自盘算着。

3

“风咏欢，上天保佑你快点来受死。”君樵对着响了二十几声的电话自言自语着，这几天她日也打，夜也打，就是找不到咏欢这个死丫头！

她不死心的再让电话响个几声，算了！咏欢那丫头片子一定逃难去了，再打也是自讨没趣。

不过，等她把所有的事情解决完之后，就看她怎么整参与设计她的人，

她虽然与世无争——认识她的人给她的评语，可没无争到连仇也不报的地步！她放下电话，转向置于茶几的一台绿色手提电脑——绿精灵，玩着令她心情舒快的“GAME”。

“君樵，你一天到晚对着计算机不会烦吗？”颖豪一回来见君樵仍是沉迷于电脑中，不禁啧啧称奇。

这几天他每日早上出门去分公司，到晚上他回来，除了看到餐桌上有简单的餐食之外，就见君樵直盯着计算机萤光幕，专注无比。

他以为依君樵现在空闲的时间那么多，应该会想从事别的事情才对，怎么她还是对着计算机？“别吵。”君樵快速地在键盘上打了几个字，计算机马上发出几声警告的声响，萤光幕出现警告方块，她又打了几个字进去，警告方块马上变成欢迎进入资讯网络的方块，她直接一连，侵入主机。

颖豪好奇的坐在她旁边看，惊叫出声，“你怎么跑到我们公司内部的网络去了？”君樵闻言瞄眼身边的颖豪，这才发现她侵入的网络的主人已经回来，而且坐到她旁边来了。“你回来啦！”“你侵入我们公司的网络做什么？”颖豪皱着眉，严肃正经的问，他知道君樵是航天工程师，也知道她的计算机天分高，但不知道她也是个HACKER。

君樵懒懒的睨眼颖豪，用她一贯轻柔的嗓音道：“别把我想成HACKER。如果我是HACKER，你们公司的网络已经被我破坏得无法重新建构，还会等你来问我侵入你们公司的网络做什么吗？”“你现在正在做的事跟HACKER没两样，凡非本公司员工侵入本公司内部网络视同窃盗，HACKER。快出来！”颖豪不喜欢君樵那无所谓的散样。

“你挺有威严的嘛！”君樵轻轻一笑，从他们公司的网站连到L公司的网站，颖豪看得瞠目结舌，原来她的目的不是他们公司，而是藉由他们公司连到其他地方，其它人发觉有侵入的迹象也只能循线追查到他们公司，等到查出真正的主机，她早下站关机。

“下站。”颖豪的语气大有君樵不关机，他就替她关机的意味。

君樵瞥眼颖豪，也不晓得为什么，但她就是不情不愿的关机，合上计算机。“可以了吧？”颖豪这下反倒双手环抱胸前，背倚入沙发，眸子溜着君樵转，望得君樵不太自在的皱起眉问：“看什么？”“我在想你是不是想用什么怪招逼我打消娶你的念头。”颖豪坦然以对，不打算跟君樵玩捉迷藏。

“对哦！”君樵眨眨大眼，无辜的假笑，她一直是很自然的把他归在一个介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模糊地带，说不清楚她对颖豪究竟抱持着什么感觉，但不讨厌。况且，她恢复本性就足以抵挡一切怪招，还去想怪招做什么？“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的话，我也不好意思不这么做……”“停！”颖豪连忙喊停，“别忘了你答应过我要试着共同生活一段日子。”“那你还怀疑我？”君樵好笑的望着颖豪敬谢不敏的表情。

“我认错，可以吗？”颖豪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君樵只是轻柔一笑，“你先整理你自己吧！我去把晚餐热一热。”颖豪闻言抬头望向已经起身往厨房走向的君樵，觉得一天上班后的疲累似乎消减不少。

但是……他低头望着君樵摆在桌上的手提电脑，君樵似乎没什么犯罪概念，不，就算她知道，她仍是会明知故犯。

颖豪若有所思的沉吟着。他不能让君樵再这么玩下去，迟早会出事的，再怎么高超的HACKER都可能有被捉的一天，何况是君樵这种技巧高得没话

说，但玩心更重的玩家。

想着想着，颖豪唇角浮现一抹微笑，卷起袖子，朝厨房喊：“我来帮忙。”
“好啊！”厨房的君樵毫无心机的回答，完全不知他心怀鬼胎。

“天杀的！”君樵大力甩上房门，直冲客厅找颖豪理论。“WILLAMS！你这个可恶、自大的沙猪！”颖豪搁下正在看的报纸，抬头看着怒气冲天的君樵，心知肚明的故问：“怎么了？”“你少装蒜！把我的绿精灵还给我！”君樵不需要罪证就知道是颖豪做的，打从她昨天露了那一手之后，她就知道颖豪会顾忌她，可是她没想到在她开始要防范他拿走她的绿精灵时他已经先动手。

“绿精灵？”颖豪的语气好似他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我那台绿色的手提电脑，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有一台。”君樵语气沉冷，绿精灵是她“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她不能忍受一天不碰它。

“我的确是不知道。”颖豪故作无辜的摊摊手，欣赏着君樵难得一见的怒颜，要惹生性散懒的她生气并不容易。

“ELLIS . WILLAMS。”君樵美颜结冻，低柔地唤着他的全名。

颖豪见君樵真的大动肝火，这才敛起嘻皮笑脸，但他仍不打算将绿精灵还给她，“是我藏的没错，不过，我不会将它还给你的。除非你自己找到它，或者，你愿意找别的 GAME 玩会比较省事。”说什么他都不会让君樵再玩那种危险的 HACKER 游戏。

君樵危险的眯起眼，在意料出颖豪的坚决后，她几乎费尽自制力才没出手揍他。

“混帐。”她丢下这句话甩门进房。

颖豪盯着君樵离去的空位，喟叹一瞥，把绿精灵从茶几下拿出来，思索着哪儿是绿精灵最好的落脚地。

君樵将盛有水果茶的磁壶置于桌上，再将同是一组的磁杯放在她和颖豪坐的位置前。

“我想出去上班。”君樵突然跟颖豪这么说。

“好啊！我在公司替你安插个职位。”颖豪没有异议的说，事实上，如果她能天天和他朝夕相处倒是不错。

那件事经过两天，若樵就完全放弃找寻绿精灵的工作，而她的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否则颖豪现在面对的会是一张覆冰美颜。

“我去你公司上班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君樵挑眉，倒杯冰的水果茶给自己和颖豪。

“不然，你要去哪儿上班？你又不是要在台湾待很久，别的公司不会收你这种玩票性质的员工。”颖豪开始对君樵的话语认真评估，他以为没有绿精灵，她会趁这个机会好好放松自己，怎知她会突然提出要上班的要求。

“我自有门路，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是室友，我习惯将事情说开来，省得以后麻烦。”君樵不想玩这种瞒来瞒去的游戏，这种耗费脑力的事不这合天生散漫的她。

“我们是未婚夫妻。”颖豪更正君樵对他们俩的关系的称呼。

“曾经是。”君樵也不示弱，还未成定局的事，她不会设限害死自己。

“快要是。”颖豪不肯让步。

君樵穷极无聊的斜睨他一眼。“反正，工作我自己会出去找，你不必理我那么多。”“你不能找些乐子自己玩吗？”颖豪基本上不想君樵出去工作，若是他们结婚，这点就要仔细斟酌。

“我唯一的乐子已经被你禁止了。”君樵没好气的说，一想起这件事她就一肚子委屈。“所以我才找次要的。”“我哪有禁止你的什么乐子？”颖豪喊冤。

“是谁把我的绿精灵藏起来害我没办法玩的？”可恶透顶的裴颖豪，自那天让他发现她有等于 HACKER 的入侵能力之后，屋子里的计算机被他用钥匙锁上不说，连她那台绿精灵手提电脑都遭他在不知不觉中摸走，她找遍了整间屋子就是没有找到她的绿精灵。

害她现在日子难过极了，简直就是“黑白的”……不！比起黑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的‘休闲活动’就是侵入别人的主机？”颖豪早该知道像她这样的人肯定具有特殊的休闲活动。

“不好意思，被你发现了。”君樵朝他露出一朵美丽至极的笑靥，眸里的火花却“剥剥”作响。

颖豪虽然心中不赞同，但见君樵那光火的模样，也只好暗笑，“好，我不干涉。”君樵挑眉，喝光杯中的水果茶，开始掏壶里的水果吃。

“但是……”颖豪想想还是觉得不妥，“你真的找不到可以跟你现在的‘休闲活动’媲美的乐子吗？”君樵看他一眼，又回过头去吃水果，久久，才沉吟似的道：“原来，你也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啊！”颖豪一听，不由得一愣，感觉不是很好。“什么意思？”“我将来的丈夫必须能够让我继续发挥专长……”君樵自言似的话语，音量刚好可以让身边的颖豪听得一清二楚。

“君樵，我只是不希望你每天上班那么辛苦，我又不是养不起你……”颖豪辩解。

“我高兴就好，辛不辛苦是由我自己来定义。”君樵淡淡道。

“君樵！”颖豪无奈的唤着，他不知道君樵对这种小事的反应会这么大。

君樵再一次看穿了颖豪在想什么，“对我而言，这不是小事。我不希望结了婚就得把所有的自由都收起来，我是个拥有高度专才的人，我会希望有地方发挥我的专长，而不是因为结婚就得放弃一切。”“那你将你的家庭置于何处？”颖豪低叫。

“总有地方摆的。”君樵轻描淡写。

“风君樵。”颖豪低喝，他的脾气快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的想法，你不一定要认同，但一定要知道，我不会让婚姻成为坟墓，但前提是，我的结婚对象要了解我的想法，我的一切。如果不能了解，那结婚有什么意义呢？”君樵眸光柔和，语气沉柔，说完，她低头吃她的水果，不愿意和颖豪再谈下去。

这一席话，犹如在煮沸的滚水上浇冷水，颖豪望着君樵的背影，不想再低声下气，不悦的皱下眉，倏地起身道：“随便你了！”君樵没有反应，即使传来颖豪大力的关门声。

良久，她才抬起头来看颖豪紧合的房门，眸光深沉难懂。

这天，是他们开始相处的第七天。

风君樵带着一些改造过的必备文件前去台湾计算机界的菁英之一“扬

威企业”应征文具部的专员。

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日子无聊，她想体验一下除了工程师之外的工作有什么乐趣；还有就是因为裴颖豪，为了要气气那个小气的男人，她才更加确定找工作的念头。

不过，她绝不承认裴颖豪占了大部分原由。她只是要裴颖豪明白不是事事都能顺他的意。

“风？唔，这个姓倒是很少见。”邢炎看见君樵的名字时不禁一愣，若不是她的学历和籍贯都在台湾，他会以为她是那个航天工程师兼计算机天才风君樵，但是她的活动范围是在美国，怎么也不可能到台湾来，邢炎暗笑自己多思。

“是的，在台湾可能找不到十户人家姓这个姓。”君樵柔柔一笑，随意的将垂落腮边的发丝拨到耳后，心里嘀咕着：我姓什属关你啥事？“文具部的工作很紧哦！你这么娇弱……”邢炎看君樵一副柔柔弱弱的模样，不觉得她可以适应文具部这个需要体力的工作。

虽然君樵是风人院里头个头最娇小的一个，也有一六五，只因纤细瘦弱的身影及一些其实和懒是画上等号的行为，让人常常会将她归类于需要照顾的娇娇女。而君樵也乐得任人错想，她一向没有为自己做的事解释的习惯，何况是她无法加以改变的外表。

“我会努力的，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依我的学历找不到什么象样的工作，能在文具部打杂，我已经很高兴了！”君樵轻声解释着，秀眉不由得蹙起，眸里闪着水光，却在心里画个大“X”。

“你先别急，我只是说说。”邢炎见君樵这么紧张，不禁莫名的为她心疼起来。

“文具部的工作人员不需要再等通知，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他露出个笑容。

“我被录取了？”君樵双眸发亮，看来楚楚动人。

邢炎含笑点头，“是的。”“太好了。”君樵“松口气”，“欢欣”的笑道：“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别这样。我只是尽我的职责为公司留住人材罢了！”邢炎也回君樵一个笑容。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君樵露出朵“羞怯”的笑容。

邢炎不禁看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要君樵回去，明天来上班。

君樵离开了好久，邢炎还呆在座位上，久久无法恢复清醒。

“董事长，您怎么了？”身旁有人推推他，唤回他的神智。

“啊？没什么，你们继续，我不打扰你们了。”邢炎起身离开面试会场，为他一时的心血来潮画下句点。

颖豪看着优优闲闲的坐在地板上，戴着耳机听音乐听得很过瘾的君樵，状似好整以暇的瞄瞄报纸，一边思忖着该如何开口，自那天他们不欢而散之后，已经整整三天没说过话了。

君樵不但不跟他说话，连饭都只煮自己的份，让他一个人喝西北风，至于其他的事……不谈也罢，总之，她简直把他当成隐形人。

他以为君樵会懒得跟他发脾气，就像他将她的绿精灵藏起来一样，没想到她的冷战策略实行得这么彻底。他已经忍受不了这种两人同在一个屋属下，话却不说一句的日子。

“君樵。”他轻唤。

君樵沉浸在音乐中，根本听不到颖豪的叫声，就算她听到，也会刻意忽略掉。

上班两天，她在那间公司的文具部混得挺好的。那种只是送文具到缺乏的部门去这么简单的工作最适合她了。虽然这间公司有很多人看不起文具部的人，认为那是超级没前途的部门，是跟小妹差不多的工作，但是君樵还是做得挺开心的。当然，这么开心也是要让裴颖豪知道她不会因为他而影响自己的情绪，她绝对没有因为他的古板思想赌气。

“君樵！”这回颖豪的声音大了点，但君樵仍是置之不理。

颖豪翻翻白眼，终于折好报纸起身到她身边，点点她的肩，君樵才回过头来看眼颖豪，又视若无睹的转回头去听她的音乐。这回颖豪学聪明的将她的耳机拿下来，君樵回过头来望着他，等着他开口。

颖豪被她平静如水的眸光看得差点连话也说不出，他清清喉咙，“你的工作怎么样了？”他知道她在他们争执过后隔天就出门去找工作，而且几乎是立即被录取，但他不知道她找的是什么工作，查遍了信息界的公司也没有一个新的计算机工程师叫风君樵的。

“好象不关你的事嘛！WILLAMS。”君樵道。

颖豪闻言叹气，“我道歉，可以吗？”见颖豪态度软化，君樵也不好意思再拿乔，她轻笑，“我接受。”颖豪松口气，坐至她身边，好奇的问：“你在听什么？”“我最近去附近的唱片行买的，是一个叫作王……”君樵隐去话尾，接下来的字她虽然知道意思，却忘了读音。

“靖雯。”颖豪接下去念。

“咦？”君樵讶异的望着颖豪。“你是华侨吧！”颖豪听出君樵这个问题的真正含意，“我高二的时候移民美国，一年后，我母亲嫁给我现在的父亲，由于他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就是他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你呢？”“我在国三的时候移民。”君樵没再说下去，其实以前的记忆她大部分都忘了，只记得有一个男孩给她很深刻的印象，但她也只记得他好象很喜欢打架，每次他打完架她都一定会扶他到家里给大哥疗伤，还有就是他在她移民前不知为何跟她冷战，现在她只记得那种感伤的感觉，甚至连他的名字也记不起来。

“天空。”颖豪在君樵发呆时径自拿起CD盒看，喃喃念着专辑的名字。

“听听看。”君樵把耳机套在他耳上。

王靖雯（王菲）轻忽飘渺的歌声伴随着轻盈的旋律转至耳内，颖豪会心一笑，她的声音很像君樵的柔声细语。

“好听吧？”君樵笑问。

“嗯。”颖豪索性将耳机拔掉，让乐声传遍整间屋子。“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君樵思考了下，“什么都听，只要有人拿给我我就听。我很少去逛唱片行，通常都是别人借我听，音乐种类那么多，我会眼花撩乱。”颖豪挑眉，“是懒得去挑吧！”“Bing0！”君樵不否认自己是懒，虽然有些讶异他这么快便探知她的习性，她再辩解就太费事。

颖豪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注视着君樵含笑容颜，不语。

君樵察觉到颖豪的视线，回他一笑便沉醉于王靖雯的歌声中，不经意的，就这么睡着了。

她将头靠在颖豪的肩膀，沉沉睡着。

颖豪微微一笑，伸手将她揽至怀中，让她枕着他伸直的腿，凝视她的

睡颜，心中有抹不自觉的柔情悄悄蔓延……

君樵神情愉悦的推着载满文具的推车游走于各部门之间，这次的目标是缺了十盒订书针的五楼总务部和缺了十刀影印纸、十刀列表纸的十八楼计算机部。

“我送十盒订书针来了！”她打着招呼。

有几个员工对她微笑了下，但大多数是埋首于自己的工作中，她耸耸肩，不以为意的将订书针置于最显眼的地方，又往十八楼去，电梯门打开的同时，邢炎也在里头。

“不好意思，借过。”君樵露出她一贯的轻和笑容朝邢炎道。

邢炎连忙闪到一旁，让君樵推着车子进来。

“十八楼，谢谢。”“哦。”邢炎有趣的望着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员工，自那天录取她后，有好几次他遇见过她，但皆不像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在电梯里。

看来，她工作得挺开心的嘛！可是，她似乎没有认出他就是那天录取她的人。

望着电梯一楼一楼往上攀爬，邢炎并不想让时间就这么溜走。

“工作还顺利吗？”他问。

君樵微愣，指指自己，明知故问：“你问我？”“难不成我是在问推车吗？”邢炎笑道。

“顺利啊！”君樵轻笑。

“这些……都由你一个人负实？”邢炎有些讶异的问，这些纸张实质上可是比看起来还重上几倍，而她一个这么纤弱的女子竟然要搬这些？“是啊！”君樵不打算利用眼前这位明愿同情心泛滥的男士。

虽然，以她这副纤弱的模样，已经有好几个部门的男性员工都对她表示过好感，但她一点意思也没有，只想混吃过日子，不想跟任何人有较深的牵扯。

邢炎这下脸色非常难看，不由自主的为君樵担心，也为文具部的人竟然就这么放心地让她一个人送这些东西而生气。

“我帮你吧！”邢炎眼见十八楼已经到了，在电梯门关上之前按住开的按钮，自告奋勇。

君樵淡淡瞄他一眼，认出他就是录取她的那个人，不置可否的让他替她推车走入计算机部，她已经等着看那些不可一世的工程师怎么接她丢出的招。

十八楼计算机部，这儿可说是扬威企业的中心枢纽。扬威企业主要是从事微电脑的精细产品的研发代理，母公司在新竹科学园区负责研发，台北子公司则肩负起贸易方面，大部分的生意都是在子公司谈成较多，而董事长邢炎本人就是个电脑通，拥有麻省理工的硕士学位，不过他坐镇在子公司的时间较多。

“缺的影印纸和列表纸送来了。”君樵跟在邢炎身后轻唤着。

同样的，没人理她一眼，这时候的计算机部比平常还要紧张，而且员工全集中在计算机主机那儿，似乎是计算机出了问题，君樵不感兴趣的打个小呵欠，瞄眼那些面容愁苦的人，富有深意的略弯唇角。

邢炎见没人理会他们俩不禁有些错愕，回头看着君樵，君樵却习以为常的回以一笑，点点他的肩道：“平常就是这样。来吧！”她领着他来到复印

机旁，将影印纸和列表纸分放在柜子里。

“你说他们平常就这样不理人？”邢炎低声问。

“对呀！反正我只是个送文具的人，不是什么大人物，给我好脸色又不会有好处。”君樵不在意的说。

在美国受惯了重视，这种没人理会的日子还真是过瘾，反正她一回到家，颖豪“看得见”她就行了，别人“看”不“看”得到她，都是次要的。而且，那些眼高于顶的人们，尤其是计算机部的，也都得到他们“应得”的，她没什么好埋怨的，还巴不得他们更目中无人一点，这样她才能“玩”得更起劲。像今天让计算机部的人伤透脑筋的病毒入侵就是一例。

“哦。”邢炎点点头，虽为君樵抱不平，但扪心一想，这就是人性啊！就算他明文规定，这种人类的劣根性就去除了吗？若非君樵令他印象深刻，只怕他也不会去注意一个小小的文具部职员。他自己都做不到了，能要求别人吗？“好了，谢谢你啦。”君樵朝邢炎一笑，邢炎又是一愣，得意于商场和情场的他，没见过这么可人的女子，在她面前，他平素的潇洒完全消失，她对他的态度让他不晓得该如何响应。

“喂！你还好吧？”君樵微皱眉头的问，怎么这人每见他一次，发呆的次数就成等比级数增长呢？“啊？很好……我很好……”邢炎回过神，尴尬的笑笑。

君樵没放在心上，拉过空了的推车，“走吧！”“哦。”邢炎本欲跟着君樵一同到电梯间的脚步因注意到计算机部员工们愁眉苦脸的表情而顿下。

“你们怎么了？”他开口问。

员工们一听见董事长的声音全都站直身子，望着邢炎，异口同声的恭唤着：“董事长好！”君樵闻言只是一笑，既不讶异也不觉得受骗，只觉这个董事长人不错。然后，她事不关己的推着车子走到电梯口等电梯到楼。

邢炎朝他们点点头，眼角瞄到君樵已经要踏入电梯，连忙唤住她：“等我一下！”他这一出声，所有人的焦点全集中在君樵身上，君樵没多大反应的回头看他一眼，邢炎以为这就是她的答应，便回过头去问：“怎么回事？”“董……董事长……是这样的。”计算机部经理唯唯诺诺的站出来解释，“公司的计算机今天不知怎么回事，被人下了病毒，同仁们正在设法解除病毒。”“什么病毒？”邢炎的眉皱了起来。

“这……”经理迟疑了一会儿才通：“我们不知道……工程师们也……那是新的病毒……萤光幕一直出现爱神丘比特小便的书面，计算机全数当机……”邢炎一听，脸色异常难看，这不是新的病毒，这是那个才十八岁就拿到麻省理工两项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风君樵的作品！这个爱神病毒是她在学生时代的杰作！

他还在修硕士的时候她已经毕业了，但是她的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记忆犹新。

这个病毒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人见过，它厉害的程度比任何计算机病毒还可怕，因为它不会正面将资料腐蚀，只会让你觉得那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等到你怎么解都没办法解的时候再开始恐慌已经来不及了。

虽然，它在三天后就会自动消散，但是资料已全数完蛋，损失惨重。

“叮”的一声，告知君樵电梯到楼了，她优闲的等着门开，下一刻，她的优闲心情因为邢炎的一句话而敛起。

“把计算机关机，不用再解了，三天以后再开机吧！”这个爱神除非是风

君樵出手解除，否则就只能关机祈祷资料不会流失太多。

“可是董事长，如果计算机部的计算机关机的话，连带的全公司的计算机都得关机才行啊！”经理惶恐的说，计算机部被称为公司的中枢不是没理由的！公司不论是哪一个部门，计算机最后都是由计算机部的主机做中央操控，万一计算机部的计算机出问题，整间公司都会遭池鱼之殃。

“如果不关机，等病毒流到别的部门时一切就完了。”邢炎了解的说，爱神他见识过，否则也不会对风君樵念念不忘。

经理和其它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其中几个甚至还一副非常不甘愿的模样。

“这个病毒叫作‘爱神’，我知道它是个挑战，但是……”邢炎明白这些工程师的心理。“你们还是放弃跟它对垒吧！”邢炎还算是个象样的人，君樵心念一转，悄悄走到计算机主机旁，趁没人注意她时，偷偷把一张磁盘放进磁盘驱动器内，不到一分钟，萤光幕上的爱神不复见，一切复原。

然后，她再趁邢炎吸引住那些人的眼光时若无其事的偷溜回电梯口等下一班电梯。

“总之，你们还是放弃得好。”邢炎以尊重的口吻说着，他自己也是计算机工程师，尤其是在计算机病毒这一方面，他了解一个吸引力十足的病毒可媲美和女人在一起一年以上。

“奇怪，病毒消失了！”有人突然叫出声。

背对着他们的君樵洒脱的扬起唇角。

邢炎望了还等在电梯口的君樵一眼才跟着凑过去看，果然，病毒如同它突如其来的出现时一样突兀的消失。

暂时撇下为何会如此的困惑，邢炎将问题留给他的计算机工程师们去伤脑筋，径自走向等在电梯口的君樵。

“抱歉，让你久等了。”邢炎歉然地说。

“等董事长应该的。”君樵轻声道，柔软的口吻闻不出一丝嘲讽的味道。

邢炎笑叹，“不知道你有没有空陪我共进明日的午餐呢？”君樵那双灵敏的眸子溜了下，“董事长请客？”不知道跟公司最有吸引力的单身汉吃顿饭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君樵好玩的想着。

“当然。”不知怎地，邢炎不喜欢君樵叫他董事长。“嘿！听我一个建议好吗？”“董事长请说。”君樵调皮的笑着，只差没行曲膝礼。

“叫我邢炎。”“这样好吗？”君樵皱眉微笑，诚惶诚恐的说。

“有何不可？我想和你交个朋友。”邢炎真诚的伸出手。

君樵看了眼邢炎的手，只是摆出招牌笑脸，“请多指教。”邢炎略显窘态的收回手。“明天中午一同用餐？”她无所谓地点头，附上但书，“我可是很会吃哟。”“哦？那我得做万全的准备啰！”邢炎很高兴君樵得知他的身分之后，态度仍和适才一般。

“我就是这个意思。”君樵微笑，今天的“胜利”让她的情绪很HIGH。

“叮”的一声，通知君樵，她的楼层到了。

“我该走了。”她推着车子出电梯。

“明天中午十二点，我在停车场等你。”邢炎赶在电梯门合上之前道，连君樵有没有反应都来不及看就被电梯门阻隔了他的视线。

裴颖豪望着喜上眉梢的君樵，终于放弃似的叹口气，“我可以知道你整个晚上都这么高兴的原因吗？”君樵开心的笑了笑，将手中洗好的碗盘递给身旁的颖豪擦干。“你今天比我早回来，还煮了晚餐给我吃。”“这么简单的理由？”颖豪讶然失笑，他不晓得他比她早回来又顺便煮了顿晚饭可以让她这么高兴。

“就是这么简单。”君樵一字一句加重语气的笑道，像个孩子似的童稚笑容让颖豪不由得跟着笑起来。

“应该还有别的理由吧？”依颖豪对君樵的了解，她是有可能因这事高兴，但是通常会伴随着隐于表面下的暗喻。

“Well，因为每次我都比你早回来。当然，因为你的工作比我的多，所以，我帮你煮份晚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我因为加班而晚点回来，你知道一回来就有人替你的一切弄得舒舒服服的那种享受感吗？以往我只有回佛罗里达的时候才会这么舒适。所以，我很高兴啊！这证明你有体贴我的心，肯为晚归的我煮饭，现在又跟我一起在厨房里洗碗盘。看来，你可以成为新好男人的候选人哦！”君樵愈说愈高兴，笑容也愈发灿烂。

颖豪微眯起眼，替她拨开几撮落在她脸颊的发丝，提议道：“这样好了，从今以后咱们谁早起或谁早归就为对方煮饭，这样如果有人加班晚归或者工作太累想多睡一会儿就可以安心，不必赶得像牛一样，这样对你、对我都公平，如何？”君樵微敛起笑，而后露出个更大的笑容，偏头打量颖豪，颖豪被她看得全身不自在极了，她才开口，“知道吗？我觉得你跟我那班兄弟有得比。”“我会将它当作一句赞美的话。”颖豪轻笑。

“我是在嘲笑你。”君樵“坦言”。

颖豪看着君樵，突然岔开话题，轻叹似的说道：“有时候日子过得无聊，来一点调剂也是不错的。”他很喜欢跟君樵在一起的感觉，没有什么负担。

“或找个人来填补空虚的心灵？”君樵跟着转移话题，出口却是批判。“你们男人不是可以把性和爱分开？可以跟无数的女人做爱，却不付出一点真情。个个把女人都当作牺牲奉献的代表，以为女人会忠贞不变的等你们？”

“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颖豪将碗盘摆好，跟着君樵一同到客厅坐下。

“是吗？”君樵不以为然的反问。

“好吧！至少我不会。”颖豪明哲保身，现在的人思想开放，尤其是在美国那种自由风气高涨的国家，就算一个男人同时跟十几个女人上床也不会有人管，再怎么，那都是别人的自由，他没有资格管。

君樵抬眼瞄他一眼，笑了笑，“明哲保身呀！”“你都这么说了，我能不先自保吗？”颖豪凝望着她的眸子，想探出她内心在想什么，君樵坦然迎视，纵使如此，他仍没能在她的眸里看出任何想法。

他轻摇首扬起唇角，不想再继续这个会引起两人争辩的话题，灵光一动，“我们去买个拼图回来拼好不好？”君樵一听差点被刚入喉的桔茶呛到，“你说什么？”“买个拼图回来拼，打发时间。”颖豪重复。“怎么？难道你没玩过拼图，还是根本就畏惧拼图？”“笑话，我拼过的拼图比你吃过的谷粒还多。”君樵翻下白眼，不愿让颖豪白白取笑。

“我吃过的谷粒本来就不多。”颖豪笑道，他都是吃饭粒。

比喻错误的君樵当下忽略自己刚刚说的话。“咱们明天就去买回来拼。”“我去接你下班？”见君樵点点头，他才再问：“你在哪儿上班？”“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哪儿上班吗？”君樵这才想起她上班将近一个月，却连公司的名称也没告知颖豪。

“你现在才想起来你没告诉过我吗？”颖豪还以为她不告诉他是因为他先前反对她去工作，一直不敢问，怕又再次弄拧了他们的关系。

结果，她是忘了，而非故意不告知。

“我忘了嘛！”君樵干笑两声。“不过我要你保证不去公司里面找我，只在外头等。”“为什么？”颖豪不觉得去公司里头接她有什么不对。

“总之，我不要你去公司里头。”要是颖豪知道她私自变更自己的身分学历，降格在文具部工作，还下病毒，他捉都会把她捉回去，从此她就别想再踏出大门一步。

说真格的，其实打从一开始她就有很多机会离开，而且可以逃到颖豪找不到她的地方，但她没有逃，反而接受颖豪的建议……或许她真是懒到这种地步，反正有得住又不用花钱，何乐而不为？“我发誓，可以了吧？”颖豪不知君樵葫芦里卖什么药，但他仍然答允。

“不可以反悔哦！”君樵一双大眼就这么直盯着颖豪，深怕他做出违背誓言的事。

“我言出必行。”颖豪无奈的轻笑，有时候他真怀疑君樵到底是不是跟他同年。

“好吧！我在扬威企业工作。”谜底揭晓。

“扬威企业？”颖豪的眉头皱起，担忧的问：“你没被认出来吧？”扬威企业所从事的微电子研发正好和君樵所学的一部分相合。

“当然没有，我的职位跟计算机没关系。”有谁会把她认出来？她改变身分可是改变得很彻底，一点痕迹也不留。

“那就好。”颖豪这才松口气。

君樵见颖豪松口气的模样，心头不禁泛起暖意，微弯唇角，“明天下午五点半我在公司对面的马路等你。”颖豪点点头，心想，这是他们来台湾之后头一次相约。

邢炎这下十分确信君樵跟他说过的话不是说笑。

他瞠目结舌的望着君樵面前那一……已不能用“堆”形容的食物，不知道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带了非洲难民来餐厅吃东西。

“你……很饿吗？”邢炎不禁轻问，生怕伤到君樵的自尊心。

“还好。”君樵将小西点咽下后才回答。

这儿的小西点勉强可以入口，但是比她自己做的还不好吃，唉！她已经开始想念昀樵精心制作的小西点了！

“呃……你平常吃的比这些还多吗？”邢炎啧啧称奇，他从没想过君樵这么纤弱的外表下藏着惊人的食量。

“这样会很多吗？”君樵轻蹙黛眉，一派“无邪”的问。

她真想海“K”他一顿，带她来这种价格贵得要死，食物的精致度、美味度和量却称不上好的餐厅，她肯吃已经给足他面子了，他还想怎么样？“不会，不会，怎么会多呢？只是出我以前的女友多一点。”邢炎一见君樵

那精致仿若娃娃的容颜蒙上一层困惑和惊慌，什么都忘了，忙着安抚她。

难道他不知道一个女人最讨厌的就是男人拿自己跟他以前的女朋友比较吗？君樵好笑的想。

“哦，那我不吃了。”君樵放下手中的刀叉，敛眉垂下头，模样惹人心疼。

“别这样！对不起，我只是一时愣住了，你再吃啊！别忘了是我要请客，你应该再多吃一点，反正不用你付钱嘛！”邢炎赶紧陪笑。

君樵这才抬首朝他露出一个粲然炫目的笑容，看得邢炎一时间连自己的手脚该摆在哪儿都忘了。

此时，邻座传来一声“噗哧”，又马上消音，但逃不过君樵的耳朵，那熟悉得像呼吸的声音它是怎么样也不会忘记的！

终于让我逮到了！哈哈，你就认命吧！谁教只有你一个人最接近我呢？君樵心头那股平息已久的火焰再次燃起，她眼色一沉，借故要上洗手间，在经过邻座时去了张刚刚她在桌上摸来的餐厅纸巾，便头也不回的走向女用化妆室。

邻座的客人接到这平凡无奇的纸巾，原本充满笑意的容颜霎时愁苦满面，她怎么那么大意呢？唉！认命吧！有胆子设计君樵和看她的笑话就要有勇气承担接踵而来的报复，谁教只有她一个人在台湾呢？监视君樵一个半月的风咏欢捏紧了手中的纸巾，真想当作没看到，但是她再挣扎了好一会儿，才绝望的走向洗手间。

“好久不见了，‘亲爱’的姑姑。”君樵那甜美得快要挤出蜜来的嗓音在风咏欢一脚踏进没什么人在的洗手间时便充斥在她适应不了的耳朵里。

咏欢此时就算有再多备用的理由也不敢说出来，她硬是从苦着的脸上挤出一丝笑意，“好久不见了，君樵。最近过得好吗？”她试图用轻松的语气蒙混过去，心底不禁开始埋怨自己为什么要被风人院的人说服留守台湾监视君樵和颖豪的发展？早在把君樵“快递”到颖豪家时就该走人，也不必因为太好笑而露出马脚，更不必站在这儿让君樵用眼神凌迟她。啊！一切都要怪上天赐给她一副爱看人笑话的心肠！对，一切都要怪老天爷！咏欢拚命的撇清责任，一副完全与她无关的模样。

“托‘姑姑’的福，我最近过得可谓‘如鱼得水’。”君樵眸子冒火，唇际却绽开一朵美丽至极的笑容。

咏欢再也装不下去了，只见她双手合十祈求着君樵的原谅，“哇哈！君樵，你就大人有大量地原谅我一时淘气所犯下的错误嘛！我……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是老大力勤叫我这么做的，还有老三清扬、老四昀樵、老五力凯、小么清逸他们合谋，我真的一点心力也没出，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君樵……”君樵闻言，微眯起眸子，黑得发亮的瞳眸散着一丝冷意，唇际的甜笑卸下成为冰笑。

“是吗？”“呃……我……”咏欢嘟起嘴，嗫嚅道：“对啦！我是在台湾执行这项计谋并且让这项计谋成功的监督人。”“我就知道。你要是清白的，全世界的乌鸦都可以漂白做白天鹅了！”君樵优闲的说。

“我们也是关心你啊！看你下不了决定，干脆替你下决定嘛！而且，有 ELLIS . WILLAMS 这样的老公也不错，配你很合啊！可是，我们感受不到他是爱你的，我们不想你这么草率地嫁给他，才会……这样做嘛……”咏欢说得冠冕堂皇，无非是想避过君樵的报复。

而且，她用了“我们”，这代表她很有义气的为其它驻院人脱罪，没有背弃他们。

“真是多谢。”君樵不太领情的说，虽然她跟颖豪的确因为这件事而认真思考起他们两个是否真的合适在一起而有了共同生活的约定。

这段时间老实说她觉得没什么改变，只除了煮饭要煮两人份，清扫家里时有人帮忙之外，一切与以前无异。

“君樵，你就大人有大量，别生气了。念在我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你好，原谅我们吧！”咏欢一脸无辜相，只为求得君樵说一句原谅。

“如果我就这么原谅你们，岂不是太不符合咱们风人院的家风？”君樵故作沉吟的思考好半晌。

咏欢向来笑口常开的脸全皱在一起了，“君樵……好歹你也等回美国的时候再连同其它人一起发落，千万不要先处罚我一个……”“这个嘛……”君樵蹙眉苦思，好似咏欢这个建议不是很吸引她。

咏欢一见君樵迟疑，心陡然一沉，惊慌得连话也说不全，“君樵……君樵……我……”君樵睨眼快哭出来的咏欢，在心里偷笑，“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我的通知。”“君樵……”咏欢一颗心悬得高高的，晃呀晃的，根本无法安心。

君樵终于叹口气，“我要你从今天起不能再监视我，有事我会叫你。”“是！”这下子咏欢的心上石全放下，松了好大一口气。“我马上回去，你随我随到。”说完，她转身便想走。

“等等。”君樵唤住她。

“还有什么吩咐？”咏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问。

“你和驻院人们联络的时候传达一下我的问候。”君樵此刻的笑脸恍若天使，却让人感同撒旦。

话意经过解读便是叫他们皮绷紧一点。

“哦。”咏欢不敢造次，平时没什么脾气的人生起气来往往是最可怕的，而君樵是个中翘楚。“BYE！君樵。”“BYE！”君樵目送咏欢离去，再度回到座位上时，还是那副我见犹怜的动人样。

裴颖豪倚着车门望着马路对面的办公大楼，再会会手表，君樵迟到了！

他抑住想冲进去找君樵的冲动，遵守诺言的站在车旁，但心里却已经盘算好等会儿君樵出来后要跟她说些什么“对精神有益”的话。

五点五十九分三十秒，颖豪看得眼睛快要脱窗才望见君樵急急忙忙的从公司出来，向警卫打了个招呼后，见警卫以跟她一样急的脚步冲进大楼内，才优闲的越过马路来到他面前。

“你迟到了。”颖豪皱起眉，觉得君樵的脸色苍白很多。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能不能等我上车之后再说？”君樵有先见之明的说。

颖豪点点头，压下心头的疑惑，替君樵开了车门让她坐进去，再绕回驾驶座发动车子。

当车子缓缓驶离时，邢炎正好追了出来，却因找不着君樵而失望的走回去。

“我下班的时候遇到一点状况，所以迟了。”君樵趁红灯的时候开口。

“哦？”颖豪微挑起眉，他不是不相信君樵的话，而是不相信事情只有她表面上说的那么简单。

“嗯。”君樵捉着自己的右手，下意识的压着，她轻咬下唇，不让自己发出疼痛的呻吟。

颖豪注意到君樵的怪异举动，发现她的薄外套右手臂有些脏污，一经确认那是血后连忙将车子停在路旁，拉过君樵的右手。

“你停下……哎哟！”君樵还搞不清楚状况就因为颖豪拉住她受伤的右手扯动到伤口而痛叫一声。

“对不起！”颖豪心疼的放松力道，巡视君樵苍白若雪容颜。“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君樵心头一闷，本来不觉得有什么，却因为颖豪关怀备至的询问而鼻酸。

“只是有点撞到而已。”“没事？！”颖豪怪叫，不由分说的脱下君樵的外套，倒吸一口气，大吼：“这样还叫没事？！而且这分明就是刀伤！风君樵，你是不是该去配副眼镜了！”一道又深又长、血流不止的伤痕怵目惊心的“展现”在颖豪面前，他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整个胸口像塞满了什么无可宣泄的怒气和痛苦，而君樵竟然还可以若无其事的说没事。

君樵抿紧唇，觉得自己被骂得很无辜，生平头一次觉得自己很脆弱，脆弱到需要一个有力的臂膀扶持她。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颖豪用君樵的外套迅速为她包扎，一边放轻语气问道。

“没什么啦！”君樵费了好大的劲克制自己的泪夺眶而出。

颖豪见状，握住方向盘的力道加重，他盯着前方试图压下过于激动的心绪，然后，他重新发动车子，“我现在送你去医院。”君樵闻言抬首，便生生的将泪逼回肚里，颖豪似乎在生气。

三十分钟后“伤痕很深，不过幸好没伤到神经。”医生皱眉看着君樵的伤口，君樵没受伤的左手不自觉的紧捉着站在一旁的颖豪的手，先前不觉得痛，现在她开始觉得伤口痛了起来，颖豪见状将另一只手覆上她的。

“医生，会留下疤痕吗？”颖豪关切的问。

“要看伤口复原的程度。我要打麻醉针了，你可以闭上眼睛不看。”医生拿起已注入麻醉药的针筒，轻轻推动活塞，将空气挤出。

君樵看眼医生用的分量，面无表情的说：“你最好加重分量。”那一点麻醉剂量是麻醉不了她的。

“咦？”医生有些讶异地望着君樵。

“你最好加重分量，我可不想你缝到一半因麻醉药效褪去而疼死我。”君樵心情不佳的警告。

医生为君樵无意间露出的威严折服，连忙加重麻醉药的剂量。

君樵只感觉到一阵刺痛，然后一股麻痹感自针筒注射的地方蔓延整个右下臂，再看着医生拿着线开始缝她的伤口，颖豪看不过去的掩住君樵的视线，不让她看，君樵任颖豪将她揽入怀。

伤口一共缝了二十针，医生将君樵的手包扎好后，一边拿三角巾为君樵的右手固定，同时叮嘱道：“不要碰到水，尽量让右手休息，明天再来换药。”“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医生。”颖豪的手搭在君樵肩上，同医生道谢。

“哪儿的话！”医生目送他们离开。

颖豪一上车就面对君樵，等着她给他一个解释。

君樵不自在的抬眼望着颖豪，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她不想说。

“君樵，我在等你开口。”颖豪柔声道，他看得出君樵有点不知所措。

“我……我还没整理好。”君樵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希望自己拥有清扬那种令人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的打哈哈本事。

“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颖豪微微一笑鼓励她。

君樵无可奈何的叹口气，说：“真的没什么啦！”“你不想告诉我对不对？”颖豪看得出君樵并不想说明整件事情。

君樵保持沉默。

“君樵，我关心你，我不希望你瞒着我，这样我完全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我会很担心的。”颖豪抬起她低垂的容颜，忧心忡忡的说。“你这样让我很无所适从，你知道吗？”他不知该责备君樵好，还是安慰她。

“颖豪？”君樵睁大眼，不知怎地，一颗泪珠滑出眼眶，紧接着两颗，三颗……止也止不住，君樵来不及抹去泪便让颖豪揽入怀里，她偎着他放纵自己脆弱一次。“颖豪……”“是不是工作上的意外？”颖豪叹息，尽量不刺激君樵，看她这样，他什么气也生不起来。

君樵轻点下头。

颖豪心一紧，不想再勉强她，轻抚着她的发，低声在她耳畔喃语：“我很抱欢该保护你的时候不在你身旁。”君樵摇摇头，窝心的说：“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因为我？”颖豪自豪的问。

“少臭美了，我是因为有个人讲了一句很好笑的话心情才变好的。”君樵见颖豪一副自我吹捧的模样，硬是不想让他得逞。

“那个人一定是我。”颖豪傲然的抬高下巴。

君樵受不了的翻翻白眼，“哇，好臭啊！有人放屁了吗？”“是吗？”颖豪用手指轻轻拂去沾在君樵颊边的泪痕，温柔的笑了。

君樵因颖豪这一笑而分神，然后，她别过视线，干笑几声，“是啊。”天！她的心竟然因为颖豪的笑容而停止跳动。

真是……怪异，她什么时候作起梦来了？分不清是现实或幻想。

“君樵？”察觉到君樵的异样，颖豪忧心的抬起她低垂的容颜，“伤口发疼吗？还是哪儿不舒服？”君樵心一震，摇摇头，“没什么，只是想到刚刚我竟然会哭就好笑。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哭了！真是浪费体内水分。”“别这么说嘛！有时候人的情绪不是说控制就能控制的。”颖豪替她拨拢略显凌乱的发丝。君樵唇角勾勒出一抹上扬的弧形，觉得好温暖、好温暖。“我很庆幸我哭的时候，你在我身旁。”颖豪微闪神，回过神后他笑了。“以后你想哭时我的胸膛就借你一用吧！”君樵轻笑着点点头，觉得心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轻盈。

“我们现在去买拼图吧！”颖豪朝她眨眨眼。

“嗯。”君樵露出童稚般的纯真笑容。“我们买那种超级大的拼图回去拼！”“如果太勉强就别再待下去了。”颖豪发动车子，考虑再三才望向君樵劝道。

“Whynot？”她耸耸肩，对颖豪的关怀表示谢意，没有注意到颖豪眸底快速闪过一道不知名的光芒。

她风君樵对朝着她来的挑战向来不躲不避，今天人家给她多少，她就还给人家多少。

颖豪闻言只是轻轻一笑，不再发问，即使他很想知道原因。

可他的心仍然因为君樵的回避而隐约刺痛起来，因为这代表她不信任他，她不信任他呵！

他们一同生活了这么久，她并未将他纳入她的心。

5

风咏欢一接到君樵的电话立刻火烧屁股地直冲至君樵和颖豪的住处。

“君樵，是哪个混帐敢伤你？我去找他报仇！”她忿忿不平的大吼着。“真是不要命了，竟然敢伤我们风人院的人！”君樵无关痛痒地抬头望眼咏欢那义愤填膺的模样，打了个小小的呵欠，从一得知她手受伤开始，她非但不放心先前那个医生的技术面亲自帮她再包扎一遍，且从一个小时前就呈这种火气冲天的状态。

她都不知道她这个姑姑这么关心她，平常还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君樵，你还有心情打呵欠！告诉我是谁做的，我好去替你教训他呀！”咏欢瞧见君樵仍是那副温吞样，怒火更加高张的吼着。

见君樵没啥反应，她把苗头指向一旁的颖豪，“你！裴颖豪，你是怎么照顾君樵的，照顾到让她受伤？！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做的！”“咏欢。”君樵听见咏欢对颖豪的称呼时终于有反应了，她脸色微暗的低唤着咏欢的名。

咏欢吐吐舌，承认自己一时失言。

颖豪不以为意的微微一笑，“她就是你所说的姑姑？”“嗯。”君樵点点头。“我叫你来是要你帮我一件事，但是不是替我报仇。”咏欢皱起眉，“那是什么事？”看样子，君樵并没有向颖豪说明她受伤的原因，但这个裴颖豪也太奇怪了吧！见君樵受伤好似没事人，也不积极追问原由，让她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对君樵有意思，也开始质疑他们将君樵交给颖豪是否是正确的选择。

“帮我洗澡。”“什么？！”咏欢闻言张大嘴巴，十万火急的召她来就是要她替君樵洗澡？！“喂！”

君樵，你未免也太大材小用了吧？要我这个大医院最红的外科医生，主任医生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替你洗澡，有没有搞错？”“我肯定我没有伤到脑袋。”君樵露出一个笑容，微嘟起嘴道。

“你怎么不叫你老公帮你洗！”咏欢指指一旁的颖豪，他们这么大费周张的设计君樵，可不是为了看颖豪这么君子的表现和君樵这么矜持的行为。

“我试过，姑姑，相信我。”被点到名的颖豪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撇清他的立场。

他那声再顺畅不过的“姑姑”惹得两个女人怪异的看他一眼。

“怎么，我说错什么了吗？”颖豪望着她们，不明所以的问。

“你竟然可以叫咏欢姑姑，而且叫得一点也不别扭。”君樵今日算是见识到颖豪的另一样本事。

“叫我咏欢，我不喜欢被一个大我近十岁的男人叫姑姑，怪恶的。”咏欢搓搓手臂上看不见的鸡皮疙瘩。

“咦？颖豪，你跟我同年啊？”君樵惊奇的语气像是头一遭知道颖豪跟

她同年这个存在已久的事实。

“天！”咏欢受不了的抚额。“谁来把这个迟钝女带走啊！”她都已经跟他生活了一个半月耶！一个半月，不是一天半也不是一个半小时，她竟然连这个简单的事实也不晓得。

“我是和你同年，怎么你不知道吗？”颖豪柔笑着问。

咏欢听到颖豪的话更是大大的翻个白眼，怎么这封夫妻从不过问对方一些基本的私事吗？“现在知道了。”君樵沉静的偏下头，轻笑起身。“咏欢，来帮我洗澡。”“啊？哦！”咏欢莫可奈何的跟着君樵走向她的房间，却被颖豪拉住，她看他一眼，“做什么？”“你问问君樵的手是怎么受伤的，她不肯告诉我，我想，你应该可以问出来。”颖豪低声说着，不想让君樵听见。

咏欢一听，对颖豪的印象一新，原来他不是不关心，而是……她举起大拇指，拍胸脯保证道：“放心，交给我吧！等会儿我替君樵洗完澡出来，你就在她房间某个她找不到的角落躲起来偷听。”“麻烦你了。”颖豪悬空的心这才放下。

咏欢微笑颌首，跟上君樵。

“君樵，说真的，你是怎么受伤的？”咏欢替君樵穿上衣服，边问边走出浴室，往四处瞄了瞄。最后，她朝衣柜后出了个手势。

君樵顿了下，才道：“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咏欢不知该哭还是该笑，“经过总记得吧？”“好象是一群女性员工平常就看我不太顺眼，加上我今天中午跟邢炎一同用餐，引起她们的……怒意吧！她们在我下班的时候堵住我的去路，说了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但我隐约感觉得到她们似乎骂我是交际花，虚伪做作。”君樵在此停住，让咏欢用浴巾替她挽起头发。

躲在衣柜旁的颖豪闻言皱眉。

“然后呢？”咏欢迫不及待的问，没想到君樵这么与世无争的个性也会招惹麻烦。

虽然，君樵不见得应付不了这些麻烦，但是……总之，太不可思议了。

“我觉得她们很无聊，加上和颖豪约的时间已经迟了，就打个呵欠想离去，怎知她们一见我打呵欠，就说我很跽……”君樵微皱起眉。“跽是什么意思？”“骄傲的意思。”咏欢解释。

“我懒得跟她们解释打呵欠是人体疲倦时的自然反应，你知道，我没有向别人解释的习惯。她们见我不说话，似乎是当我默认了，其中一个特别激动的想甩我巴掌，听她们说，好象是她的男朋友对我一见钟情，天知道我压根不知道她的男朋友是谁。我躲开了，她们又说了一些乱七八糟、听不懂的话……然后很夸张的，有一个竟然拿美工刀出来威胁要划花我的脸，我反射性的捉住她的手腕，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拿美工刀就往我的手刺下去，我的伤就是这么来的……”君樵说到这儿，做个结语。“我有点生气的把她的手大力握住，大概是脱臼了，给了她们一点‘教训’，然后出来和颖豪会合，就是这样。”咏欢听得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着镜中的君樵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天！她不晓得……这种下三滥的连续剧情节竟然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而且，若是君樵因为颖豪太受欢迎而被欺负也就算了，她竟然是因为别人……天！她不大笑个够绝对会对不起自己。

“好笑吗？”君樵也觉得好笑，怪就怪她在颖豪面前不是笑而是哭。

“好笑是好笑，不过……有人可能笑不出来。”咏欢倏地止住笑，侧过身子，镜中霎时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且杀气腾腾。

“颖豪？”君樵微愕地唤着颖豪，转过身子看他。“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而且，她竟然没有察觉。

“久到听完整个‘笑话’。”颖豪扯出个笑容，但笑意并未到达眸里。

“呃……你们谈谈，我去替你们煮些东西吃。”咏欢见颖豪怒火勃发的样子，识相的退出战场。

老天保佑你。咏欢临走前去了个眼神要君樵好自为之。

“咏欢……”君樵见着颖豪含笑的神情，背脊突然窜起一股凉意，直想叫已经不知逃到哪儿去的咏欢留下来陪她。

但咏欢没义气的充耳不闻，直住房外走，而颖豪在咏欢出去之时，将门合上，君樵见状脑袋更是“叮”的一声，响起了响铃。

她知道颖豪现在很生气，但她不知道他是生自己不告诉他却告诉咏欢的气多一点，还是生她被人“欺负”的气多一点。

总之，他就是在生气。但是……他关个门未免关得太久了吧？“颖豪？”君樵望着颖豪背对她的背影，紧张的轻唤。

颖豪深吸口气，才转过身，见君樵的头发仍是湿的，遂上前替她擦着头发。

“颖豪？”君樵透过镜子望着身后的颖豪，再次轻唤。

“我很生气。”颖豪压低的声音中有着潜藏的怒火。

“我知道。”君樵一瞬也不瞬的凝视着他。

“但我也知道我没什么资格发脾气。”颖豪苦涩的轻扬唇角。“因为我还不是你的什么，充其量勉强只能算是普通朋友，对不对？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你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告诉我，你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说，或者……你根本就不想说，是吧？”他说中了一部分事实，风家人对不是自家人的人都有一种防备心。对他们而言，朋友其实算不上必要，他们的个性多少渗了些孤冷特质，不会特别与人亲近，再好的朋友也亲不过家人。颖豪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困境，君樵仍未接纳他成为她未来的伴侣，而他却已经陷了下去。

“我……”不知怎地，见颖豪这样，君樵的心像被人掐住一般的疼。她试着想辩解，“颖豪，我……”颖豪把浴巾丢给她，拿起吹风机帮君樵吹头发，君樵的话语因而被吹风机的声音盖过去。

君樵望着颖豪沉冷的眸子，蓦地恍然大悟，颖豪在向她抗议，抗议她的自我意识，抗议她的不信任！更抗议他不让他进入她的生活、她的心！

“我很抱歉，颖豪。”君樵的声音不高不低，正好在可以让颖豪听见的范围内。

颖豪关掉吹风机，阴郁黑眸锁着镜中君樵的容颜。“我不想要你的道歉，我只要你的信任。”君樵凝望着颖豪，两人的视线在镜中交会，她张口欲言，欲言又止。

颖豪见状，摇首叹道：“算了。”啊？！君樵怔忡出神。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连信任也做不到，那我们如何一起共度以后的日子呢？算了，我不再逼你嫁给我，也不再要求你跟我一起实习。明天我就回美国，这儿你要住多久都无所谓。”颖豪不是一时冲动才这么说，他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他无法更加认识君樵……不，该说是她不让他更进一步认识她，她

仍将他拒在家人之外，这样就算他勉强她与他结婚，那么，离婚是必然的后果。

“你……你在开什么玩笑啊？！”君樵激动的回过身瞪着颖豪，生平头一次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只觉得心因颖豪这番话而生起一把燃烧炽烈的火焰，烧掉她的理智和自制力。

“我……没错，我是没办法信任你，但那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毕竟我一时无从记得你将来也许会成为我的家人，你不能要求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对你产生那种完全的信任啊！我……还没有自觉……我的一生将多了一个人来分享我的一切，我……习惯……习惯……我……”君樵愈说愈不知所云，愈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你不是说要试试吗？你怎么……怎么可以中途放弃……在我……有点习惯你的时候半途而废……观念是要沟通的……何况……何况每个人对事情的严重性所下的定义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没什么，而且真的很好笑……”“君樵，冷静。”颖豪搭着君樵的肩，安抚着她，他没想到她会这么激动，这是否代表他在她心中其实占有一席之地……她说她有点习惯他，不是吗？“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可是，我并没有娇弱到无时无刻都需要人家呵护，我的心没有那么脆弱，我以为这一个半月来，你已经认清了我的另一面。”君樵轻咬下唇，说了一堆未经大脑思考的话。

“我是认清了。君樵，听着，我很抱歉，我不该指责你的。”颖豪慌了手脚，他没见过君樵如此失控的模样，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安抚她。

“那你还说那些狗屁倒灶的话做什么？害我的形象都毁了！”君樵气极的责怪着颖豪。

颖豪见着君樵气鼓鼓的脸庞，不禁笑了起来，情不自禁的抱住她，君樵愣了愣，任他揽着自己，怒气不知何时已消弭。

她甚至还觉得爽快的亲了下颖豪的脸颊，颖豪没有料到君樵会有这样的动作，一时呆住了，然后受宠若惊的露出笑容，也俯头亲了她一下。

“回礼。”他朗声一笑，望着同样呆掉的君樵，觉得有种无名的感情自心蔓延至全身。

君樵眨眼，跟着笑出声，以掩饰心中那无以名状的悸动。

“对了，我跟你做个交易如何？”颖豪正下心思，不愿让君樵再受欺负，虽然，最后下场很惨的通常是那些欺负她的人。

“说吧！”君樵乐得转移话题，转回镜前梳理她的头发。

“我把你的绿精灵还给你，你辞去工作，好不好？”君樵停下梳头发的动作，未明所以的问：“为什么？”他不是说她的行为与 HACKER 无异吗？怎么这会儿肯还她绿精灵啦？纵使她很高兴可以碰到计算机。

“因为我突然觉得与其让你出去工作招惹‘危险’，还不如让你在家玩电脑，至少你被发现的话，我可以替你顶着，可是你在外头会遇到什么麻烦是完全无法预测的，我不想再见一次你受伤的情景。”说完，颖豪还很谨慎的加上一句，“这和沙文主义完全无关，我只是担心你。”然后，他等着君樵的响应，没有十足把握她会说好。

久久，君樵才笑道：“你……算是在和我交换条件吗？”颖豪没有迟疑的点头。

君樵凝视颖豪，眸子溜了溜，“不干涉我拿绿精灵做什么？”他就知道。颖豪心知肚明的颌首。

“也不会因为看到我做什么就没收我的绿精灵？”君樵唇边开始浮现笑

意。

颖豪轻叹口气，莫可奈何的点头。

一见颖豪点头，君樵这才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Deal。”她朝颖豪伸手，粲然如琉璃般得逞的笑着。

“Deal。”颖豪握住，不禁觉得自己先前将君樵的绿精灵藏起来的行为太过残忍。

对计算机情有独钟的人都知道一日不碰计算机全身使会觉得不对劲，虽然他不晓得君樵在扬威企业担任什么工作，但是他想她应该跟他一样，没有碰到自己所熟悉的专用计算机便无法“解懂”。

难得君樵可以忍这么久。思及此，颖豪不禁脱口而出：“对不起。”“啊？”君樵轻叫，眨眨深幽的黑瞳，好笑的望着颖豪，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相处好象常说歉语。

“没什么。”颖豪摇摇头，走到君樵的衣橱前，打开，弯身自里头拿出她的绿精灵。

“天啊！你把我的绿精灵放在……”君樵不得不佩服颖豪的缜密心思，她压根儿就没想过颖豪会把计算机放在她房里，是以，她在找寻时直接将她的房间列为不可能之地，没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她竟然完全没发觉她的绿精灵就放在她房间的衣橱里。

她一把接过绿精灵，满心欢喜的抱住它，像抱住久别重逢的恋人一般。

“我们出去吧！否则，你姑姑可能会以为我把你分尸了！”颖豪宠爱地望着君樵的举动。

“嗯。”君樵开心的抱着绿精灵和颖豪一同出房。

JEFF . BACON 迷迷糊糊的坐在陌生的房间内，混沌且疼痛不已的脑袋开始回想一切发生过的事情。

他记得……昨晚他在 PUB 喝酒，被一个女孩子搭讪，两人一拍即合，然后……然后怎么了？他怎么想不起来了呢？现在……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醒了。”昨晚那个女人穿著浴袍出现在他面前。

“这儿……是哪里？”JEFF 觉得头好痛。

“这儿啊……”女人的话尾隐去，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插进来。“这儿是你的坟地。”JEFF 转头望向声源，赫然见到一个穿著西装，戴着墨镜，身后跟着一个魁梧大汉的男人站在门口。

“你……你是谁？JEFF 不明所以的问。”“我是谁？哼，我是这个贱人的老公，你跟我老婆玩了一晚上，连她老公也不认得，该打！”那人凶神恶煞的瞪着 JEFF。

JEFF 讶然的看着不知何时已缩到墙角的那个女人，试图弄清整个状况，“抱歉，我不知道她……”“你玩我老婆一整晚，就一句道欢这么简单？”JEFF 被那人语间透着的恐怖吓着了。“不然……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哈，我想怎么样？”那人大笑，自怀里取出一张借据。

“在上头签字。”看出 JEFF 的迟疑，他朝身后的男人使个眼色。

那男人马上揍 JEFF 一拳。

JEFF 痛得捂住下巴，未敢迟疑的签了名。

那人审视了一遍，才满意的点点头，而那女人也不知何时站在那人身边，嘲弄似的望着他。

JEFF 顿时明白整件事从头到尾是个骗局，他激动的冲上前去想抢回那张借据，但才动了下，立刻被那个像是保镖的人捉住。

那人邪笑了下，“现在……JEFF . BACON 先生，请你跟我们合作完成一件小小的事，你的借据就可以要回去。否则……就请你在三天之内还清借据上罗列约三百万美金。”JEFF 脸色大变，他没想到来台湾两年竟然会被设计，可是，他有办法吗？如今……他有办法吗？只能怪自己笨。

“什么事？”他恐惧的问。

“我知道你是宏儒信息的程序设计师，我只要你替我们在贵公司即将推出的软件做一点小小的改变……”那人带着阴沉的笑容将计画说出。

只见 JEFF 愈听，脸色愈苍白……

热……好热……君樵在熟睡中扯扯自己的睡衣，踢开被子，想为自己已被汗浸染的身子挣得一点呼吸的空间。

她不安的扭动着，觉得身体好重，好重……她整个人几乎要让床吞噬了！

“嗯……”君樵沉重的呼吸着，却觉得房内的空气像被人抽光一样，她非但不能呼吸，还感受到无数的压迫直朝她而来。

——而她无力抵抗。

她用尽气力才撑开如千斤重的眼睑，想看清笼罩着黑暗的房间是否存在着什么，但她什么也看不见，反觉自己的视界像是被黑暗侵入一般完全丧失了视力，那暗黑的气息化为一只只令人恐惧的魔怪朝她涌来，她想躲开，却是动弹不得。

“呜……”君樵发出一声羸弱的呻吟，软弱的发现自己已遭床囚住。

她感觉有股热流以右手的伤口为圆心，成漩涡状将她整个人卷入这股热流内，她无力反击，心口闷得像有石头压着一般难受。

君樵力不从心的想起身，可她的气力不知何失已全数散失，谁……谁来救她……她觉得自己快死了……谁救她……颖……颖豪……君樵的泪无意识的滑落眼眶，她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就在她即将向死神举白旗时，有人扶起了她孱柔的身子，谁？君樵看不见这个人的样子。是谁……她羸弱的问着，但发出的声音只有呻吟。

“张嘴。”那人命令着，低柔而不容置疑的声音穿透她混沌的脑子。

君樵微喘着气，颤着唇瓣，无意识的依从命令。一道清凉的液体滑过她干涸的喉咙，但于事无补，这点水根本解不了她的热。

紧接着她被扶躺下来，枕在一个冰冷的东西上，方才觉得舒服了些。

在她的意识尚有些清醒之际，她一直听见那个低沉舒缓的声音在她耳边说话，奇迹似的，她觉得好安心，好安心……颖豪盯着微喘着气昏迷的君樵，心慌的大口吸气，不敢想象要是他到隔天早上才发现君樵的情况，后果会有多惨，他实在太庆幸自己半夜突然清醒想喝点水，才会听到君樵房里传出的微小呻吟。

他实在太疏忽君樵了！

凝视着君樵，他只专注于君樵的脑子这时才想起要叫咏欢来看看她的情况，她突然的发烧实在是太奇怪了！

他连忙冲出去打电话，咏欢在十五分钟后抵达。

“怎么回事？”咏欢一进屋就问。

“她无缘无故发高烧。”颖豪拉着咏欢进房说。

咏欢忙检规君樵的情况，替她打了针退烧剂，“是伤口引起的高烧，幸好及时发现。”她收拾着用具，替君樵开了一些药方。

颖豪蹙起眉，“她的状况稳定了吗？”咏欢回头望眼睡得很安稳的君樵。“暂时稳定了，可是她需要有人看护。”“交给我就行了。”颖豪无法安心的吁口气。“怎么会……这样子呢？”“受伤的缘故，人体的抵抗力会减弱。”咏欢拍拍几乎比君樵虚弱的颖豪。“放心，只要烧退了就没事。”颖豪点点头。“我送你。”“不用了，好好照顾她，有事再找我来。”咏欢含笑拒绝。

“嗯。”颖豪的注意力回到君樵身上。

咏欢别有含意的望眼颖豪守着君樵的背影，微扬唇角，心中已经肯定颖豪够格当她“侄女”的丈夫。

出神的凝睇君樵，不用太大的刺激，颖豪已经醒悟到自己对君樵所抱持的感情。

他用毛巾轻擦去她流下的汗水，在她发热的颊上印下一吻。

君樵是因阳光肆无忌惮的射进房内而醒来，她别过脸以躲避阳光的照射，想要继续睡她的觉，可是她觉得全身都黏答答的，让她好不自在，怎么才一个晚上她全身就黏得难受？昨天……对啊！她怎么对昨天一点印象也没有呢？她发觉自己的记忆只停留在睡觉之前，她记得睡觉的时候房间突然变得好热，好象没空气一样让她无法呼吸，只记得好象有把火在烧她，好热，好热……“醒了？”颖豪的脸映现在君樵困惑的眸里。“早。”见着君樵醒过来，他才稍微定下不安的心。

颖豪？他怎么在她房里？君樵开口想问，出乎意料的发现自己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她慌乱的想起身之际，更是骇然的发现她一点力气也没有。

她惶恐的倒吸口气，手足无措的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

“别慌。”颖豪伸手扶她坐起靠在床头，侧过身到床头旁的小矮柜上拿了个盛着水的杯子，坐上床沿。“张开嘴巴，我喂你喝水。”君樵本想自己来的，但她连抬手的力量都缺乏，只好乖乖的让他举杯就她的口，如愿的喝到水，一连喝了好几杯，她才觉得喉咙的干涩情形改善了些。

“我……我怎……怎么……”她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否则，颖豪不会一大早就出现在她的房间。

“你昨天晚上因为伤口的关系引发高烧，直到今天凌晨才退烧。”颖豪举手摸她的额，一只手则放在自己额上，探着她的体温，笑道：“咏欢说你烧一退就会没事。”君樵恍然大悟，原来她昨天一直觉得好热是因为她发烧了。

睇着颖豪，他的下巴有一些新生的胡髭，眼底有黑眼圈，看来像是一夜没睡，“你一直……在我身边？”颖豪带笑的眸子望入她的瞳底。“不然，还有谁会陪着你？”君樵心一揪，虚弱的道句：“谢谢。”颖豪闻言一笑，“你饿了吧？来，吃些粥。”见颖豪拿着碗，舀起粥细心的吹凉，君樵心头霎时像塞了什么一样鼓鼓的，好难受。

“吃吧！”颖豪笑着将汤匙凑近她的嘴，君樵眨眨眼，顺从的吞下粥，颖豪就这么一口一口的喂她吃，然后喂她服药，才扶她躺下。

“再睡一下，嗯？”他轻声问，语气柔得像水。

君樵为颖豪温柔的态度感到脸颊的温度似乎上升了不少，她略显赧然的轻点下头。

颖豪替她盖好被子，君樵在睡着之前突然想到颖豪陪了她一夜，那她听到的温柔的声音，不就是……来不及细想，君樵已在药力的催促下跌入梦乡。

颖豪见君樵沉沉入睡才收拾东西步出房间。

6

君樵在床上躺了两天，休养一天之后才销假上班。

她一到公司便发觉自己成了全公司的焦点，有人对她表示敬意，也有人对她抱以不屑的态度，令她觉得好笑的是整个文具部竟然全体支持她，说她前些天做得对，为他们文具部扬了眉，吐了气。

君樵啼笑皆非的冷笑下，她只不过是自卫，竟可以遭人扭曲成这样，可见人的嘴巴真是不够诚实。

然而最好玩的就是每当她送什么文具到某个部门去，再也不会这受到忽视的待遇，真是好笑！若非她已经要辞职了，她会把这些人的嘴脸全数拍下来，让他们看看他们虚伪的嘴脸有多可笑。

“君樵，你看，是董事长的秘书耶！”一个座位和她相邻的人突然“滑”过来，用手肘推推她，一脸兴奋的说。

她跟她很熟吗？君樵淡淡地扫她一眼，记得自己根本没和她说过话，怎么她叫她的方式好象她们两个已经认识很久一样？“哦？”她漫应一声，将绿精灵打开，用没受伤的左手连头也没拍的打着她昨天打到一半的辞职信。

“我看啊！她一定是来找你的，一定是董事长要召见你。你真好，可以得到董事长的青睐，像我这种没什么美色的人就吸引不了董事长的注意……”咦？不能适应工作环境的适应怎么写？君樵停下手中撰打辞呈的工作，径自思忖着，不理睬身旁聒噪的女人——但是……这么吵她怎么写？君樵微蹙眉，不是很高兴的望向一旁说得口沫横飞的人。烦死了！她都已经想不太出来怎么将心中的话用中文表现出来，她还在那边制造噪音扰乱她。

“……像我们这种没学历没背景的人，靠的也只有这么一张表皮。君樵，如果你当上了咱们公司的董事长夫人，别忘了在董事长面前美言听句……”她倏地消音，因为君樵停下手边的工作，朝她露出一个笑容，笑得她整个人从头冷到脚底，不住的发抖，连忙“滑”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敢再靠近君樵半步。

此时，邢炎的秘书张琳也站到君樵的座位旁。“风小姐。”君樵抬头，见她这么有礼貌也回以一笑，“我是。”张琳不禁一愣，这么漂亮的女人难怪公司那群邢炎的爱慕者会发飙，只不过，真是她将那群爱慕者搞得叫天喊地吗？她看起来这么纤细，可能将一个人的手腕弄到脱臼吗？张琳敛起乍见君樵时的震撼。“董事长有请。”君樵沉默了几秒，邢炎找她做什么？“有什么事？”“这个……我就知道了，请风小姐跟我来吧！”张琳再次因为君樵的问题而楞住，她以为君樵会兴高采烈的跟她走，不必说明任何事。

文具部的人开始尔尔私语，君樵用眼角瞄那些人，疑问没有在她心里

停留太久，她不置一词的低下头继续打她的辞呈，她今天之前要是不辞职，就无法完成跟颖豪的约定，而且咏欢在楼下等地，她可不想让那个没什么耐性的女人等太久，使自己一路被她念回家。

至于邢炎，先搁着吧！

“风小姐？”张琳见君樵不理她，遂再次轻唤。

君樵抬起头，“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忙，不能去见董事长，烦请你转告他好吗？”张琳闻言又楞住了，她怎么……怎么会这样说话呢？“风小姐，我想见董事长应该是首要的事情。”“哦？”君樵这回连头也没抬。

“风小姐……”张琳怎么也没想到君樵会这么难请。

“请再等一下。”君樵将信打印出来，在末端签上自己的名字，从头到尾扫描一遍，见没什么错误才满意的折好放进信封。

然后把办公桌上属于她的东西——一只钢笔和绿精灵——全扫进背袋里，将背袋甩上肩，拿了辞呈就往主任那儿走去，也不管主任是否准许让她辞职，放下辞呈就这么离开。

“风小姐！”张琳追了出去，但一转眼就不见君樵踪影，她不放弃的追至一楼，正好见她坐上一辆银灰色的跑车。

她见追不上，只好回去复命。

邢炎闻言，沉吟了下，“是吗？”“是的。”张琳对君樵完全改观，本来她也认为她是那种攀龙附凤之辈，直到见着她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他轻叹口气，“张小姐，麻烦你去人事部拿君樵的资料来。”“是的。”张琳领命而去。

邢炎直到张琳离开才允许自己露出失望的表情。

“君樵，那个追出来的女人是谁啊？”咏欢趁等红绿灯的时候问着已经巴着绿精灵不放的君樵。

“好象是董事长的秘书。”君樵愉快的打着字，在车上无法联机上网，设计程序也好。

“董事长秘书找你做什么？”咏欢踩下油门，驾轻就熟的穿梭在街道上。

“邢炎找我。”君樵抬头瞄眼车外的景色，注意力又回到计算机上。

“邢炎是谁？”真是的，她非得她问一题回答一题吗？君樵不理睬咏欢那近乎白痴的问题，迅速完成程序设定。

“君樵，你怎么不回答？”咏欢将车子停在位于天母西路的“今日可否屋”附近。

“你停下来做什么？”君樵不答反问，合上绿精灵，迅速浏览四周。

“下车，我请你喝咖啡。”咏欢见不得君樵每天除了公司，就是将自己闷在屋子里，颖豪也是，唉！看来她不暗中尽尽她先前的任务，做一下幕后推手，只怕他们天天大眼瞪小眼还是瞪不出个什么进展来。

“噢，我煮给你喝不就得了？”君樵不明白咏欢为何要弃她这个煮咖啡高手于旁而择别人——虽然她的技巧没昀樵和力凯那么好。

“小姐，难得我想请，你能不能乖乖下车让我请？”咏欢径自下车到另一边打开车门，硬是将坐得安稳的君樵拉下车。

“是，遵命。”君樵叹气似的抱着绿精灵下车，任咏欢拉着她进店。

一进今日可否屋，君樵心情为之一振，典雅的布置让人心情愉悦了起来。她和咏欢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各自点了蓝山和摩卡。

“等等。”咏欢眼明手快的在君樵再次打开绿精灵之前将手搁在绿精灵上头。

“有何贵干呀！”君樵见状，干脆挑明的问。

“邢炎到底是谁？”看来咏欢有意继续刚刚在车上的话题。

君樵啼笑皆非，“我以为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那么很抱歉，我还是不知道。”咏欢非要君樵说出来不可。

“我都说董事长的秘书来找我因邢炎有请，那邢炎是谁你总该知道了吧？”君樵说得这么白了，咏欢再听不懂可以准备撞墙。

“邢炎是董事长？”咏欢总算将他和董事长联想在一起。

“没错……”君樵挥开咏欢的手，预备打开计算机。

“等等！”咏欢再次阻止成功。

“你还有什么问题最好一次说清楚。”君樵语气轻柔但威胁性十足的道。

“你能不能一天不玩计算机？”咏欢没见过这么爱计算机的人，她一天到晚抱着计算机还不如去抱颖豪那个实体，至少他会说话、有体温，可以当被子当枕头。

“我是在补足我失去的时光。”君樵将颖豪把她的计算机藏起来的事概略的说一遍。

“那我劝你还是先别补吧！”咏欢忍着笑道。

君樵扬起眉，“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你谈的事一时半刻是谈不完的。”咏欢一副信我者得永生的欠揍样。

君樵望着咏欢，似乎在评估她话里的真实性。

最后，她摊摊手，双手环抱胸前，“我洗耳恭听。”咏欢沉吟良久才啜口摩卡道：“你和颖豪平常是怎么生活的？”“什么怎么生活？”君樵捉不住这个问题的主旨。

“就是怎么相处啊！”咏欢盯着君樵，想从她脸上看出一点端倪。

君樵偏头想了下，“就这样相处啊！跟在美国一样，一大早起来，有时候是我煮早餐，有时候是他煮，吃完早餐就各自上班。晚上回来重复同样的情况，吃完饭后我们大都是各做各的事，有时候他会将公事带回来。嗯……我们会互相分摊做家务，就像风入院的人也会分摊做家务一样。他会跟我一起洗碗、晒衣服……现在我们正在一起拼图……”“等一下！”咏欢喊停，讶异的张大嘴。“不会吧！你不是诳我的吧？”“我骗你做什么？”君樵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你们就这样生活了一个半月？”咏欢不敢相信，她真该连君樵回家也继续监视的。

“什么都没发生？”她真不知该说颖豪是圣人还是白痴，一个半月，他什么也没做。天！

“有什么该发生的事吗？”君樵不以为然的反问。

“喂，你将来是要嫁给颖豪的不是吗？怎么我看你们一点也不像是要结婚的人，说是室友还差不多。我想你大概不知道颖豪的一些私事吧？例如它的一些日常习惯，他的嗜好，他喜欢吃什么之类的。”君樵微楞，她确实是不知，因为她和颖豪都不是那种喜欢探人隐私的人。而且，她煮什么颖豪就吃什么，也没听过他抱怨。“重要吗？”“重要吗？”咏欢没好气的重复，后悔没带锤子出来，“如果你们打算结婚，这就很重要。小姐，结婚不是把结婚戒指套进彼此手中，在结婚证书上签个名就叫结婚，而是两个人生活的

结合，你和颖豪现在住在一起不是以结婚为前提吗？”“是啊。”君樵点头。

“是啊。”咏欢讽刺地道，怀疑君樵是不是因为发烧而脑袋秀逗啦！

“咏欢，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问。”君樵被咏欢这么一说，有些慌乱的寻求她做进一步的详解。

“君樵，或者你该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和颖豪在一起一辈子。一辈子是很长的，你现在才快三十岁，离你躺进棺材的时间至少还有五、六十年，你和颖豪要在一起生活五、六十年。如果你不试着去了解他，或者，你根本不想去了解他，我想你还是尽早和颖豪说明白较好，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咏欢正色道。

君樵为之语塞，她省视自己的内心，发现她虽然不了解颖豪，但已经习惯有他的存在。“可是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啊！”“是没什么不好，但是能够这样过一生吗？”咏欢虽然不是很清楚结婚这回事，但她起码知道结婚是两人交往的延续，彼此心中都有爱的存在。但看君樵和颖豪，颖豪是肯定有那种心，可是君樵呢？她似乎仍一知半解，对任何事都随性的她对婚姻这回事也抱持相同的态度。她真为颖豪的将来感到难过。

君樵无言以对。

“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咏欢见君樵烦恼的模样，也不想逼她太紧。君樵皱眉，她现在有点怕咏欢的问题，因为她都答不出来。

咏欢也不管君樵答不答允，径自道：“你不妨仔细想想，你究竟将颖豪放在你心里的哪个位置。”

她将颖豪放在心中的哪个位置？君樵观望着身旁跟她一起晒衣服的颖豪，一边想着。

颖豪凝视着君樵出神的呆滞眸子，举手在她眼前晃了晃，见她没反应，他才唤着灵魂已不知神游到哪儿去的君樵。“君樵，君樵？”“嗯？哇！”君樵回过神就见颖豪那张放大的俊脸在眼前，吓得她大叫一声，同时后退一大步，不小心踩空门槛，整个人滑下去，幸好颖豪及时扶住她。

“想什么这么出神？”颖豪打趣道，扶正君樵就放开她。

“没……没什么。”君樵回避着颖豪的眼神，率先进屋。“我去看看咖啡好了没。”颖豪见状，耸耸肩不置一词的跟着进屋。

一整个晚上就见君樵望着他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连她最钟爱的绿精灵都被她丢在一旁。

但是——颖豪唇角泛起一丝苦笑，她不说他又怎么逼她说呢？他们的关系仍停在原地，所差别的只是他真正确认了自己的心意……瞧，这儿会她又盯着他发呆了！颖豪摇首，抑住想问她的冲动。

“君樵。”颖豪将喝到一半的咖啡搁到茶几上，盘腿坐在地上，玩起拼图。

“嗯？”君樵也坐到他的对面跟他一起拼图。

“我后天得回美国一趟。”“啊？！”君樵惊愕的叫出声，手中的拼图碎片掉下，他要回美国？她的心因此而浮动起来，有种被抛弃的孤立感滋生。

“因为下个月份要推出的软件出了一点问题，我必须回总公司处理。”颖豪解释。

“别担心，我下个星期就回来了。”“谁……谁担心你啊！我只不过以为你放弃了，我就落得轻松。”君樵口是心非的否认。

颖豪闻言，脸色微变，随即恢复正常，笑道：“我以为你会说你会想我

的呢！”“哼！少臭美了！”君樵朝他扮个鬼脸。

颖豪只是挑挑眉，继续他那部分。

君樵看他没注意自己，又开始盯着他发呆。久久，才小声地唤着：“颖豪……”“嗯？”颖豪漫应着，手里拿着块拼图，寻找着它的落脚处。

“呃……你……我……我们……这个……”君樵结结巴巴，说到嘴唇干了，还是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怎么了？”颖豪抬头看她一副期期艾艾的模样，好笑的接下去。

“咏欢说……说……不是……我是说……”君樵睇着颖豪，颖豪静静的等着她吐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你……你……了解我吗？”颖豪微愣，一时答不出话来。

见颖豪不是很明瞭的表情，她再说：“我的意思是我和你相处了一个半月，你对我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颖豪考虑了下才问出口，“你是说哪一方面的了解？”好端端的怎么会问这个？难不成她刚刚的欲言又止全是因为要问这个问题？“随便哪一方面。”颖豪笑了下，“你喜欢吃甜点，但是很挑，吃过一次不喜欢就列为永久的拒绝住户；你很会煮水果茶、红茶、咖啡之类的饮料；你不喜欢吃软软的海鲜；你懒得解释原因，也懒得跟你不熟的人打交道，所以造就了你与世无争的个性……”颖豪如数家珍，但他的话语在君樵倏地起身后隐去。“君樵？”君樵惶然地望着颖豪，颖豪出乎她意料的了解她的习性，咏欢问她将颖豪摆在哪个位置，问她了不了解颖豪，天！这话该拿来问颖豪才对，他对她简直是……可是她……她却……“君樵，你怎么了？”颖豪关切地起身站在她面前，指尖轻触她失神的眉睫。

“没……没什么……”君樵不着痕迹的后退一步、曾几何时初见面时那个略带大男人主义又高傲的颖豪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彬彬有礼又不失温柔与幽默的颖豪呢？真正的他，到底是怎样的？她没有尝试着去了解，反而让自己被他给看透了。一股仓皇遽然掐住她，她乱得不知道如何自理。

“我只是有点不舒服……”君樵再后退一步躲开颖豪的探触，颖豪的手停在半空中，僵在原地，她没注意到的笑道：“我头有些疼，先回房休息了，晚安。”颖豪愕视君樵飞快进房的身影，心冷了半截。他真的不明瞭该用什么方法和君樵相处，好象不论他用哪种方式，君樵最后都会躲开。

他很在乎她的一举一动，她说的任何话语就算只是无心，他都会觉得受伤害……他在她心里有没有地位？她对他到底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情在交往？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只有单方面付出的相处。

或许这次出差，可以让他们好好想清楚彼此在对方心中的地位。轻叹口气，他坐下来，重拾拼图的碎片拼着他负责的部分。

颖豪提着行李站在君樵房前良久，好几次举手想敲门又放弃，最后看时间来不及了，他才心有所系的转身离开。

门轻开再合上的声响让君樵警觉地张眼，她半坐起身，倏地想起今天颖豪要出差，她冲到窗边，只见着颖豪坐上出租车的背影，她心一惊，不假思索的自二楼窗台跃下——还是迟了一步。

她沮丧的踱步回屋，怎么颖豪要走不叫醒她道声再见呢？算了，他不跟她道再见就算了，她“绝绝对对”不会介意的！君樵赌气的梳洗完毕，下楼要为自己煮一顿丰盛的早点时，才发现餐桌上已摆着一份早点。

君樵望着餐点笑了，心中那抹微愠已逝，她拿起压在杯下的短笺，颖豪的签名最先映入眼帘，这是她头一次见到颖豪的字。Dear 君樵：别玩绿精灵玩到忘记时间；别忘了去换药；更别忘了要咏欢多来陪你。

P . S . 把你那部分的拼图尽快拼好吧！你的进度速落后于我的！

颖豪君樵拿着短笺的手微微颤抖着，她想笑，可是伴随着笑容的是眼前的迷蒙，她眨眨眼，眨掉那片迷蒙，讶异的发现她已经开始想念颖豪了！

7

“听我说，咏欢。我觉得我好象哪儿不对劲……”君樵按下电话的扩音钮跟咏欢通话，一边拼着她那进度严重落后于颖豪的拼图。

“不对劲？”咏欢振笔疾书的手停了下，她拿下枕在肩窝的话筒，改以手扶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好象不见了什么东西，可是绿精灵和一切东西都在啊！”君樵蹙起眉，焦虑烦躁的扶着额，困扰无助的合眼。

从未经历过这种感觉，一向对自己自信满满的君樵被这种摸不着边际的虚无吓坏了。

她想过是因为颖豪的关系，但她刻意忽略胸口那闷闷的感觉，也刻意忽略心头发出的警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不可能这么大！

她不相信，她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除了家人之外还有什么关系的人可以影响她的心思，就连颖豪，她都只承认自己是习惯，而非承认他渗透入她的生活里。

“若依我看来，你是患了精神官能症中的燥郁症。”咏欢的笑语自话筒的另一端传来。“虽然我主修外科，但是我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风咏欢。”君樵低唤着，现在的她无力承受咏欢调侃的话语。

“好吧。”咏欢摊开手，语气一正道：“你可能是因为伤口引起的高烧而显得恍惚，进……”“咏欢，我是认真的。”君樵打断咏欢不怕死的取笑。

“我也是很认真的在帮你找寻合理的解释嘛！”咏欢一派无辜的说。

“咏欢，不要再开我玩笑。”君樵都快被这种感觉烦死了，咏欢还在那儿不知死活的嘲笑她。

咏欢叹口气，“颖豪去美国几天了啊？”“五天。”说到这个，君樵就莫名其妙的生起气来，颖豪走了五天，可是他连一通电话也没打回来过，好象当她不存在似的，这让她非常不高兴，好歹他到美国也该打个电话回来告诉她“我到了”吧！

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你这样几天了？”咏欢背倚进皮椅，舒适的伸个懒腰。

“五天。”君樵不情不愿的回答。

头一天她过得这挺快活的，没有太注意颖豪不在，可是晚上她煮晚餐时竟然煮了两人份，这时她才想起颖豪回美国去处理公司的事；第二天她玩了半天的绿精灵，之后想起颖豪在短笺写的话，突然没什么玩兴，结果发了一整个下午的呆；第三天更惨，由于是假日，她常常有意无意就会以为颖豪

还在家，会出口唤他替她做些什么或者帮什么忙，等到出口才发现颖豪不在，她说服自己这只是因为需要人帮忙才会想起颖豪；第四天，她在收衣服时看着颖豪的衣服发了好久的呆，等她发觉自己做了什么时，她已将颖豪的衣服抱在怀里不知多久了，这次她为自己找的借口是她不小心……；第五天，也就是今天，她竟然莫名其妙的想哭，因为整幢屋子空荡荡的，没人和她说话，跟她在一起……咏欢爽朗的笑声从那端传来显得格外刺耳。

“君樵，我看你承认吧！”咏欢用“你不要再挣扎了”的口吻说话。

“承认什么？”君樵瞅着桌上的拼图，找着手中碎片的正确位置。

“你想念颖豪。”咏欢这话一说出口，君樵的心和手同时一颤，一抹疼痛自心延长，夹于指间的拼图滑落静躺在已经拼好的部分上。

“君樵？”久未听见君樵的声音让咏欢担心的唤着，怕她说出来的消息太骇人，君樵一时接受不了而昏倒。

“别……别开玩笑！”君樵一面定下心，一边重抬起那块拼图故作镇定的专着适当的空位安置它，但她的视线却胶在颖豪拼好的部分移也移不开。

“君樵，你一向都很坦然的。想想，除了颖豪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之外，还有谁可以？我指的是除了咱们这些人和你心爱的计算机之外。”咏欢唇角扬起一抹笑意，猜想着君樵现在的表情。

“还有……”君樵辩驳的话语消失，这种惶然失措的感觉只有在十几年前出现过一次，但是……该死的，她为什么把那个男孩的名字忘了呢？“还有什么？”咏欢追问，很想知道除了计算机和风人院的驻院人们跟颖豪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让君樵这样。

“十多年前，我们还没移民美国时，有个男孩子……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君樵勉强说着，老实说，她不太喜欢回忆这件事，但为了反驳咏欢，她不得不。

“哦……”咏欢的声音像泄了气的皮球，君樵说的就是颖豪，同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她半眯起明眸，嘴角抽搐，只差额头没出现黑线。

“风咏欢，我是说真的，你不要不相信行不行？”君樵的眉头紧锁，讨厌咏欢的语气。

“我又没说你撒谎。”咏欢贼笑起来，难得听见君樵向来柔和的声音变成高昂，也难得看她为了一件事情辩解得这么彻底，虽然无法看到她的表情，但这样也值回票价了。

“你……”君樵的话语被突然响起的门铃掩去。“有人来了，我不跟你说了。”她收线，慢条斯理的走出去开门。

这一头的咏欢收线后，按下另一个通话键，“怎么样？你们觉得如何？”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甜美的女声。“好可爱，没想到大姊也有失控的时候。”老四风昀樵笑道。

“她好象还没发现裴颖豪就是她刚刚说的那个男孩。”老三清场的声音跟着响起。

“不知道大姊发现的时候表情会有多好笑。”老么清逸对颖豪的印象不深，但是在其它人的解说之下多少也了解。“是不是在恋爱的人都会变笨？我看大姊平常那么聪明，可是她竟然连想都没想过颖豪就是她小时候的青梅竹马。”“你们想……她会记起来的机率是多少？”老五力凯不冷不热的声音传来。

大伙沉寂了一会儿才听到清扬说：“依她那颗只对计算机有兴趣的脑

袋，可能要很久以后，说不定连他们结婚，她都还没想起来。”清扬的话得到大家的赞同。

“咏欢，君樵就劳你多看着，别让她再弄伤自己。”力勤终于说话。

“我知道，再联络。”咏欢点点头收线，隐约还听到力凯说君樵一定会嫁给颖豪这么笃定的话语。

她转着皮椅，眸子转了转，这下子可好玩了，不过看戏归看戏，她得为自己日后的安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否则，好戏看到最后，乐极生悲可就不符合风家驻院人的本色了！

邢炎望着这幢位于市区黄金地段的大厦，再和自己手中的住址核对确定无误后，讶异非常，君樵的家竟然是这幢大厦的一、二楼，而且有自己的花园和停车位，既然君樵住得起这种房子，何必到他的公司做个小小的文具部专员？他迟疑了半晌，才上前按门铃。

门铃响了一会儿才有人前来应门，君樵拉开门，见是邢炎，敞开大门让他进屋。倒是邢炎见君樵右手缠着绷带又用三角巾固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良久他才说：“你……你的手……这么严重？”君樵微微一笑，“先进屋吧！”说完她径自转身入屋，邢炎则着实愣了好一会儿才跟上君樵的脚步。

“请坐。”君樵收拾了下放满了拼图碎片的茶几。

“拼图。”邢炎好奇的看了下图案，发现图案是十分难拼的海天一色，尤其景色是日落时天空的五彩变化，照射在海面上的波光闪闪动人，美则美矣，排起来可是非常费事，因为碎片都长得一样，所以要找出正确的位置并不容易。

不过，他看四角都已经拼好了，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别呈两个三角形向中央排近，但是左下角的部分显然比右上角的部分快了一点。

“你等一下，我去替你倒茶。”君樵望着拼图，不经意的想起了颖豪拼图时的专注神情，她甩甩头，不让自己再胡思乱想下去。

“不用麻烦了，你手上有伤……”邢炎闻言急忙起身阻止君樵进厨房，见她已经走进去了，也跟着进去。“我来帮忙。”“哦，谢谢。”君樵把冰箱打开，拿出一把大茶壶，顺口说：“帮我拿一下蓝磁杯组。”“啊？！”邢炎眨眨眼，不明白君樵说的话，不知是他对磁器没研究还是他太孤陋寡闻，他只听过白磁，没听过什么蓝磁。

“哦，抱歉我忘了你不是……”君樵隐去话尾，掩饰的露出个笑容，她刚刚怎么会把邢炎当成颖豪呢？“打开右边上面的柜子，里头有一组绘有蓝色勿忘我的杯组。”邢炎依言打开，里头果真有一组白底绘有蓝色勿忘我的杯组，共有四套杯盘和一把茶壶，难怪要叫蓝磁杯组。

“拿放在最右边与最左边的杯子和壶出来。”君樵指挥着，右边的杯子是她喝的，颖豪的杯子和她相邻，至于其它两个放在左边的杯子没人用，她下意识的不拿颖豪的杯子给邢炎用。

“把壶给我。”邢炎将壶摆在君樵面前的流理台上，君樵将刚刚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茶壶递给邢炎，她昨天煮了一大壶，结果她一个人喝不完，只好冰起来。“麻烦你倒一些进壶里。”“哦。”邢炎笑了笑。“老实说，我没做过这种事。”“那你还敢说我要帮我。”君樵等邢炎倒好便将放有杯子和茶壶的托盘交给他。

“你手受伤，我来拜访已是打扰，怎么可以这让你做这些事呢？”邢炎

小心翼翼的捧着托盘出来。

“对了，你来做什么？”君樵对于邢炎能找到她一点也不讶异，因为她在人事资料上所留的住址就是这儿，只要有心，还怕不知道吗？“我是想来跟你道歉，我不知道那天我们一起吃个午饭会替你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的很抱歉。”邢炎诚心地道着歉，他心理建设了好久才鼓起勇气前来，深怕君樵因此而怨恨他，他很不希望和君樵就这样断了。

“不关你的事，是那些人心理不正常。”君樵是非分明的说。“你没有必要为你没做过的事道歉，也没有必要自责。”“那你也没有必要辞职啊！”邢炎接下去。“不对的是那些人……”“我辞职是因为我……”君樵逸去将要出口的话语，最后她道：“总之，与这件事没有关联。”“但我总是导火线。”邢炎望着君樵，觉得她好象变得跟他先前的印象不合。

“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君樵微微一笑，不再说下去。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奇怪。

邢炎发现自己找不到话题跟君樵聊，只好随便起个头，“这房子……感觉很好。”“哦？”君樵漫应着，懒洋洋的语调让邢炎以为她累了。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的时间？”邢炎担心的看着她，怕她一个不小心昏倒了。

“没有。”君樵轻撩下发丝，慵懶的眨眨眼。

“你没事吧？”邢炎连忙关心地问，看她的模样似乎快昏了。

君樵莫名其妙的盯眼邢炎紧张的样子。“你怎么了？”“我才要问你怎么了，看你的样子好象快昏倒了。”邢炎情不自禁的伸手摸触她的额，看看她有没有发烧或者发冷。

君樵头一偏，排拒邢炎的触摸，她微牵唇角。“我没事，你放心。”“你确定？”邢炎放心不下的问，他觉得君樵在逞强，明明就需要人照顾她，她偏偏……“我确定。”君樵突然厌恶起邢炎关心，若是颖豪的话就不会……若是颖豪的话……君樵心一痛，觉得有股热潮直冲上眼眶，她再怎么跟自己说没有颖豪也不会少块肉都没有用，邢炎的出现迫使她不得不面对自己真实的心情，她就是在乎他，她就是想念他，而且怨他连一通报平安的电话也不打。

“……你不用担心，我的未婚夫等一会儿就回来了。”这招一祭出，男人会立刻“离”之若鹜，尤其是邢炎这种一看就知道不把女人当回事的风流公子更不例外。

而君樵在说出未婚夫三个字时才猛然惊觉，原来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她先前的心意……“未……未婚夫？”邢炎讶然低叫。

“是的，未婚夫。”君樵刻意露出一朵幸福的笑容，对邢炎也是对白己肯定的点头。

啊，那他……就这么失去了一次好机会……邢炎悻悻的暗叹。

“恭喜你，什么时候结婚？”邢炎礼貌性的问。

“还没有决定。”君樵浅浅一笑，新郎都还不知道新娘已经改变主意想嫁给他，不过呢，她不会让颖豪这么简单就把她娶进门，光看他出差五天如同失踪五天，她不禁要怀疑他心里有没有她。

此刻她的纤柔表象尽褪，代之的是从容不迫的悠然。

这让邢炎了解自己和公司的人全被她给蒙骗了！在商场打滚了这么久，不会连察言观色这项基本的要件都没有。难怪，那群肇事者现在会提君樵色

变，本来他还不相信君樵有能力将一个人的手腕弄到脱臼，现在他才知她们所言非虚。

“你……”君樵所表现出来的气质让邢炎很难相信她只有高职的学历。

“邢炎，有些事情还是不说的好。”君樵微微一笑。“多谢你抽空前来探望我。”她在下逐客令。邢炎不至于连这点暗示也听不出来，他笑了笑。

“很可惜。我们如果早点认识的话……”或许他就可以站在跟她未婚夫同样的线上。

邢炎这话没说出口，因为他知道君樵太聪明，而聪明的女人通常很强悍，他欣赏的，是先前那个柔弱得需要人保护的君樵。“我也该走了，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君樵送他到门口。

邢炎考虑了下才开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跟你交个朋友？”君樵耸耸肩，“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只是他们对朋友的定义不太一样。

邢炎这才轻笑颌首，转身离开。

君樵吁口气，为自己成功化解了一段可能发生的麻烦而给自己一个笑容，但下一秒，她无精打采的合上门，望着空无其它人的屋子，背靠着门板滑坐地板上，无神的望着天花板，在心底不知咒骂颖豪多少次，可骂到最后，她眼眶一热，遏止不住泛滥的泪意，任泪滑落腮边，在心底唤着颖豪的名字……

美国洛杉矶裴颖豪已经连续五天，每天一忙完公事回到家就是坐在电话旁边盯着电话一直到就寝。

有好几次他拿起话筒想拨号又颓然的放下，这一幕 GEOGRE . WILLAMS 和尹芄不知已看过他上演几次。

颖豪这种异于平常的行为让他们感到好奇，怎么儿子到台湾一趟追逃妻回来就变了样？GEOGRE 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看着颖豪出神的模样，朝正端着水果出来的妻子使个眼色。

尹芄接收到他的暗号，同他点下头，笑道：“来来来，吃水果吧！”她将盘子放在桌上，观察着颖豪，发现他根本充耳不闻。

颖豪轻叹口气，五天了，不知道君樵一个人在台北行不行，她的手伤还没好……他想打电话，又怕听见君樵不在乎的言语……而且他更想利用这次出差的机会了解自己在君樵心中的分量……唉！愈想他愈矛盾，说不定到最后被考验的是他！

“颖豪，颖豪？”尹芄一连唤了好几声，颖豪才回过神。

“妈，有事吗？”他茫然的看着尹芄。

“吃水果，今天妈特地切了你最喜欢吃的西瓜。”尹芄好笑的指指搁在桌上的西瓜。

“哦。你们先吃，我想打个电话。”颖豪没什么享用的心情。

“打电话不急在一时，先吃吧！不然等会儿就不新鲜了。”尹芄催促着。

“我……我不想吃。”颖豪扯出个苦笑，他只想赶快把事情处理好然后回到君樵身边，偏偏他手底下的员工一个比一个还糟，中央驱动程序发生的问题至今仍无法找出一个解决之道，使得他的归期一延再延……还有他双亲的态度问题，要是他娶得到君樵，他不希望君樵和他们处得不好，尤其依君樵那种不喜欢解释的性格，恐怕误会在所难免。

“哦。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呢？”尹芄总算进入正题，慈笑问道。

“没什么，我等那个人回家再打。”颖豪随意扯着。

“颖豪，妈只是想说，有事的话，爸妈也是商量的对象，看你这副烦恼样，爸和妈都很担心。”尹芄干脆开门见山的说了。

“是啊！ELLIS，家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商量的。”GEOGRE也笑道。

他自己没有孩子，因此将颖豪视如己出，想当初若非颖豪的赞同，他还娶不到尹芄呢！

“可是我当初要娶君樵的时候你们就没有给我商量的余地。”颖豪不禁埋怨，当初要不是得花时间说服他们，他早就把君樵娶回来，也不必落得现在的下场。

“这……”尹芄和GEOGRE互看一眼，承认自己多疑，因为颖豪和君樵的态度都太过随意，加上他们也不知道君樵是不是因为他们家的财产才接受颖豪的求婚……不过，在见识过那出逃婚记之后，二老反倒欣赏起她来。

“对了，你在台湾那么久，找到君樵没？”尹芄为免尴尬，赶紧转移话题。

“她现在就住在我们台北的房子里，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快两个月。”颖豪说着，眸光又不自觉地溜到电话上头去。

“那你为什么不把她带回来补行婚礼？”GEOGRE愕然的问，这桩婚事他先前虽然不赞同，但最后还是屈就于颖豪的意愿之下，颖豪此举倒是让他吃了好大一惊。

颖豪沉下脸，不想再说下去，“对不起，爸，这件事我自有分寸，你和妈不必担心。”“颖豪，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关心。”尹芄不希望因为君樵而让他们的感情出现裂痕。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我和君樵虽然没有经过恋爱，可是我相信我的感觉，我想和她共度这一生，这种感觉从很久以前就存在于我的心里，我还不晓得这是不是就叫爱，但是，我知道它不会改变。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时候到了，我和她分开了那么久，再次相逢或许是巧合，然而我知道她一直存在我心底，虽然我和她都有很大的改变，不过……”颖豪没有将心底的话说出来——他对现在的君樵反而远比以前的她熟悉。

“颖豪。”尹芄轻叹口气。“你都这么坚持了，我们也只有支持，开始试着跟名闻遐迩的风屋家族相处。”她看得出来颖豪非常挂念君樵，他日里虽说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上君樵，但做母亲的她，早看出了儿子是爱着君樵的。只不过，爱这玩意儿，要自个儿体会才行，旁人插手只能帮个浮面。

颖豪也叹气。“我希望你们不是口是心非。”“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你真当我和你妈是不开通的老人家吗？”GEOGRE威严的低喝。

颖豪闻言却笑了起来。“我道歉，可以了吧？两位‘开通的年轻人’可不可以留给我和君樵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我回来五天，一通电话也没打，我怕她会幸了我。为了不让你们看到这个过于血腥的书面，我想，你们还是回避得好。”两人互看一眼，纷纷起身到起居室去，一边喃喃着儿子有了媳妇就忘了父母之类的话。

颖豪等他们离开后才下定决心似的拿起话筒，但终究没能鼓起勇气拨那电话号码，反而拨了另一个电话号码。

台湾台北“好了。”咏欢拆了君樵手臂上的缝线。“再休养一阵子就可以完全复原了。不过还是得小心不要动得太过火，不然伤口裂开就得再缝一

次，这下子不留下疤痕都没办法。”“哦。”君樵抬起手臂来活动下，试试手臂的灵活度，见没以前那么痛才安心的吁口气，继而转向电话发起呆来。

咏欢悄悄打量着君樵，唇角隐然浮现一抹笑意，状似不经心的问：“颖豪还是一通电话也没有啊？”“嗯。”君樵喟叹。“不过今天是他出差回来的日子。”“你确定他今天一定会回来吗？”咏欢的问话让君樵心一惊。

“什么意思？”她皱着眉，正经的望向咏欢。

“很简单啊！你看他出差七天，连一通电话也没打给你，这不就证明你在他心中没什么地位吗？一般而言，就算他再忙，还是会抽空打个电话给你报平安，可是，他一通电话也没打，可见得你在他心里……”咏欢愈说，君樵的脸色愈难看。

“哦？”她故作镇静的挑起一边的肩。

“不过，你也没什么损失不是吗？”咏欢笑在心底，表面上却伪装得体。

“怎么说？”君樵的眉皱得更紧了，同时，她的心亦逐渐紧缩。

“反正你当初逃婚不就是因为不想嫁给颖豪吗？你不想嫁他就代表你不爱他，甚至不喜欢他，结果，呃……你被迫跟他生活了两个月，要是证明他心中无你，你不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提出分手，还你自由身了吗？”咏欢说的是事实，而且代表了君樵先前的心情，她确实是抱持着这种想法，可她现在竟厌恶起咏欢说的话。

“我……我……”君樵期期艾艾的想表示些什么。

“你什么？”咏欢紧接着问，语间透着明显的笑意，但君樵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以至于没发现咏欢忒异的语气。

“我不想跟他 breakup，我……”君樵挫败的叹口气。“我承认我挂念他，而且感到不安……”咏欢在心里大叫成功，他们这对夫妻这真是让人操心，先是君樵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嫁不嫁，才让他们这些驻院人们想了这套计画以便君樵认清自己的心；后来又是他们的“进度”缓慢得让人看不下去，好在颖豪已经确定自己的心，不然他们还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现在君樵也……可是呢，虽然他们对彼此的心意都已经肯定，但他们根本还在玩捉迷藏。而她这位唯一知情的中间人——当然不会这么好心的告知他们。

“咏欢，我警告你，不准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君樵在见到咏欢无意闲露出的贼笑之后，恢复灵敏的心迅速预设一些可能的状况而出口警告咏欢。

“放心！我的嘴巴最紧了，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咏欢举起三根手指朝天做发誓状。

她说绝不透露半个字，可没说绝不透露一句话……咏欢在心底加了但书。

君樵怀疑的瞄眼咏欢，才轻点下头，忆起咏欢先前的反应很奇特，好象知道些什么。

“你可以回去了。”君樵不客气的下逐客令。

“啊？！”咏欢还想在这儿多陪陪她呢！

“我等一下有约要出门。”“有约？”颖豪要回来，君樵还跟什么人约？咏欢的好奇心被挑了起来。

“邢炎约我出去吃饭。”邢炎？邢炎不就是那个……“你要跟邢炎出去？！”咏欢大叫，在意识到自己的叫声太大会引起君樵不必要的猜疑时连忙降低音量，“但你不是说颖豪今天会回来吗？”果然没错！君樵的眸子阴沉的眯起，她克制的吸口气。“咏欢，你老实说，颖豪这些天是不是有和你

联络？”啊？！咏欢暗自懊恼露出马脚，她太得意忘形了，竟然忘了同为风人院的驻院人，对彼此的习性、个性都很了解，即使她长居于台湾，仍不影响他们对她的了解。

“你若从实招来，我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君樵笑容可掬，语气轻柔，可是咏欢却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颤。

“其实他只有两天前打过一次电话问你的情况怎么样……”咏欢老实的招了，不想多做挣扎。

“他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问我？！”君樵打断咏欢的话大吼。

吼完后，她急喘着气，想要平复自己在瞬间上扬的情绪。

“君……君樵……”咏欢忧心的唤着她，她从没看过君樵生气的模样，一直以来，她若是生气，会用一贯的轻柔笑语带过，不认识的人会说君樵没脾气，但是他们已经学会分辨隐于君樵温柔笑颜下的真实心情，但是……这是咏欢自懂事以来，头一次见到君樵的自制力决堤。

他们……会不会太过火了？“我只是……”君樵抚额，想带过心中那种被忽略的心痛，可她发现她做不到，她这才知晓原来颖豪已经侵入她的心这么深……她慌了，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这种感情。

她一点也不喜欢情绪被人牵着走，因为在乎某个人而让他的情绪影响自己的情绪，她一点也不喜欢！更可怕的是，她竟然为了这么一件小事而生气！

“君樵……你……你没事吧？你别嘛我！”咏欢连忙上前抱住君樵，慌得连手脚该放哪儿都忘了。

“我没事。”君樵双手环抱着咏欢的背，低声道。

“真的吗？”咏欢仍然不放心。

“我被自己吓到了，不过，我已经平复了。”君樵微微一笑，想要若无其事的说。

“君樵……”咏欢有些自责的低唤着。

“没有必要自责，你们只是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心。”君樵柔和地拍拍咏欢的颊。

“你医院的工作很忙，还是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咏欢注规君樵良久，才道：“那我先回医院了。BYE！”“BYE！”君樵笑着朝咏欢挥挥手。

咏欢放心不下的直回头，直到出了门，看不见君樵为止。

君樵这才重重叹口气，好吧！既然都已成事实，她不会再否认，可是……哼哼！她不会让裴颖豪好过的！

君樵搬出绿精灵，连上宏儒的信息网站，突然发现有个对手跟她同时连上宏儒的资讯网站，侵入主机，而且比她还早动手，当下君樵生气的追踪到那个人的主机，她要玩的东西怎容得别人比她先玩？她放了病毒将那人逼下站，等她预备辞正事时，却赫然发现……君樵微声叹息，怒气消了一半——有一半是等颖豪滚回来时才要发的。

“裴颖豪啊裴颖豪，你真该感谢我替你找到了一个内奸。”带着自信满满的笑容，君樵开始玩起攻防战。

颖豪一脚踏进门，迎接他的是满室的黑暗，头一个袭来的念头是君樵已经离开这儿了，他未停歇的上楼查看，发现君樵的绿精灵还在的时候，心头大石才砰然放下。

君樵要走不可能不带着绿精灵，有时他这真希望自己是绿精灵，因为她对它的呵护程度还好过对他。

颖豪带着纳闷下楼，打开灯即被躺在沙发上的身影吓了好大一跳，他退后一步，认出是君樵后，才拍拍胸口，安抚一下受惊的心脏。

他半跪在地上，轻摇着君樵的肩，唤着：“君樵。”君樵动了下，直觉地更加缩紧身子，然后才张开迷蒙的眸瞳，一时仍对不上焦距，没什么戒心的眯起眼以躲避突至的光线。

“君樵，醒醒。”颖豪边说，手已抚上她的额试探她的温度，深怕她再跟上次一样发起高烧来。

“嗯？”君樵眼神虚幻的望向颖豪，朝他露出一朵令人心跳加速的笑靥，“颖豪……”“我在。”她的样子好奇怪。颖豪担忧的手自她的额滑至她的颊。

“颖豪？”得到颖豪的响应，君樵才清醒了些。“你回来了？”“嗯。”他点点头，虽然程序的问题仍未解决，但他是在不想违背自己对君樵所说的期限，透着忧虑的眸子巡视着她。“君樵，你没事吧？”“我怎么会有事？我一个人过得可好了！”君樵几乎是咬牙切齿的扯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君……君樵？”一抹凉意爬上颖豪的背脊。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君樵眸里全无笑意，纤手已轻巧地攀上颖豪的颈子。

“什……”颖豪欲出口的问句在见着君樵已稍能行动自如的右手时，欣喜的捉住她的右手左瞧右瞧，“你的手拆线了？有没有留疤的可能？咏欢怎么说？”他急切的话让原本要逼他说出他对她的感情的君樵一时间不晓得该怎么接腔，她抽回手，别过规线，“你还会担心吗？”“当然。”颖豪听出君樵语间的埋怨，很没良心的微扬起唇角，同时心中的重担亦有一股无名的力量开始替他卸下。“你会在意我担不担心你吗？”君樵瞪他一眼，“废话！不在意我干啥问？”君樵说着，忍不住又掐住他的脖子。

“你太过分了！当我是隐形人吗？七天，整整七天，一通电话或一句留言都没有，你就这么放心我吗？我……我在你心里一点分量也没有吗？”颖豪愈听，整张脸愈扩成笑字型，最后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君樵愣住了，太可恶了！她好不容易才挤出那些话，他竟然当笑话听！杏眼圆睁的瞪着颖豪，气极的加重掐他脖子的力道，让颖豪笑到一半停住，差点岔气。“你笑什么？”“我……”颖豪将君樵的手拉开放到自己的背上，忍不住笑道：“君樵，你实在是太可爱了！”君樵闻言一呆，随即恢复正常，凶神恶煞的吼：“你不要转移话题！”“我没有。”颖豪几乎是神速的，手不知何时已绕到君樵身后环住她的腰，拉近彼此的距离，唇角的笑意未曾稍减。

“你真的好可爱、好可爱哦。”君樵恶心得直想吐。她冷冷的睇着颖豪，恼火的叫：“可……可爱个……”她的驳斥逸失在颖豪覆上的唇隙间，君樵的脑袋着实为这突如其来的吻愣了好一会儿，在颖豪的舌缠上她的之际才清醒过来。

她的手环上他的头背将他粒向自己加深这个吻，同时热切地响应着，

颖豪发觉到君樵的响应时亦投入地……“啊！”颖豪低叫一声，连忙放开君樵，一道血痕自唇角滑下，他的口腔内充斥着血的腥味。他以手背拭去血渍，无奈的望望手背上的血迹，再抬眼凝规唇角同样滑下血痕的君樵，不过，那可不是君樵的血，君樵不甚在意的抹去血痕，冰冷的笑。

“我可不是那种被男人一吻就什么都忘了的女人。你最好解释清楚为什么你只打电话给咏欢却不打给我。”君樵才说完，手又攀上颖豪的脖子，认真的眼神令颖豪领悟到君樵这会儿是真的气得很惨。

但是他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只因君樵语间透出的妒意明显到说不定连君樵自己都发现了！

“笑什么？”君樵蹙起眉，觉得颖豪的笑容碍眼到了极点。

颖豪抱住君樵，反被动为主动，让她的头枕着他的胸膛，她挣扎地想要推离颖豪，可是颖豪不知哪儿来的技巧压制住她，君樵这才明了颖豪也有几下子，或许是势均力敌，然而女人先天上的体力不如人让她败下阵来。

“放开我！”君樵大叫。

“嘘，君樵，我这七天没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想试探你的心，同时也想考虑清楚你我之间是否该再继续下去，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怕听见你那些不在乎的话语，纵使是无心的，我都会感到受伤害。”他低头凝睇不再挣扎的君樵。“我比我自己想象的这在意你，可是你却一直不表明你的态度，我只好趁这次出差给彼此一点空间，或者还能想出真正的解决之道。”君樵眨眼，审视着颖豪略带忐忑的眸子，“我就这么让你没有安全感吗？”颖豪柔柔一笑，“不，我在意的是自己对你过于在意的心情，有时候，纵使我知道你说的话是无心的，是玩笑话，我还是忍不住会……在意……”颖豪抚额轻笑，“是的，你让我很没安全感。”君樵笑了，她的手重新环上他的头背，“这可以解释你为什么打电话给咏欢吗？”“可以。”颖豪点头，坦承自己没勇气，因为在乎而退却。

君樵轻吻颖豪，“你知道吗？”她又送上一吻，“我想，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实验的最后阶段了。”“呃？！”颖豪讶然的盯着君樵，似乎在考量君樵说的是不是事实，还是他在作梦。

“我们可以试着一起住在一间房中，而不是同屋不同房。”君樵微微一笑，赧然地说：“我相信你已经感受到我强烈的不安和嫉妒了吧？我的不安是因为你没有一个讯息，让我以为你已经放弃我，因为你一直在身边，一旦你突然不在，我整个人都像少了什么……而可笑的是我竟然会为了你只跟咏欢联络、不跟我联络而嫉妒起咏欢。我想……我们都可以试着再进一步……”她的话被颖豪大力的拥抱打断。“颖豪？”“君樵，噢，君樵……”颖豪像念咒似的唤着她的名。“太好了，太好了……我……我好高兴……”“不知道你的嘴巴是不是可以负荷接吻呢？”君樵唇角勾勒出一抹魅惑的笑意，她的指尖轻触着颖豪的唇问。

“你说呢？”颖豪话才说完，唇已覆上她的，轻柔地啃咬着，在她不满足而轻散唇瓣时，他的舌灵活的进入，但刚刚被君樵咬伤的地方隐隐作痛，他皱起眉，随即舒缓，因为君樵的舌已柔巧地缠上他的，以不触到他的伤口为原则轻柔地缠绵着……

邢炎约君樵到“亚诺”用餐。

“咦？你说什么？”君樵心不在焉的举杯就口。

“我说，那天计算机部被下毒的事已经查出一点蛛丝马迹。”邢炎望着君樵迷蒙的眸子，想要探出些什么。

“哦？”君樵不感兴趣的轻应着。

“工程师们查出病毒是由文具部门的计算机发出的。”邢炎观察着君樵的神色，试探地道。

君樵只是微微一笑，没再说话。

“好吧！”邢炎无奈的笑了下，“那个病毒是你下的吧？”君樵微偏下头，左手支着额，直望着邢炎，“为什么这么问？”“因为这个。”邢炎拿出一叠相片，那是由监控系统翻拍下来的。“我们在找寻凶手，结果发现你在里头。”“哦。”君樵不在意的漫应一声，“那又如何？”“你为什么非要下病毒？”邢炎难以置信的问。

“不为什么。”君樵耸耸肩，微笑。

“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敢相信你竟然是个 HACKER！”邢炎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怎么也没想到君樵这个温柔可人……不，打从那天他探访她家便知她不是外表显现的那样，但他仍想不到君樵竟然会是个 HACKER。

而且她竟然可以这么若无其事。

“嘿，我什么资料也没偷，只是放个小毒而已，你说我是 HACKER？”君樵优闲的语气跟她眸里的寒霜不成比例。

“那跟 HACKER 没什么不同。你知道你放的那个病毒害我们损失了多少资料吗？”邢炎真痛恨自己因君樵一如往常的态度而不知该怎么生气。

“是吗？”君樵唇角泛起一丝冷笑，冷得渗进邢炎的心。“我记得我替你们解毒的时候一切重要资料都没被吞噬。”邢炎愕然，“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什么人？”君樵学着邢炎的口气。

邢炎完全吐不出一句话来。

久久，他才说：“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啊！”君樵盯着邢炎颓唐的表情，心软的叹口气，好歹他是她在求职期间最照顾她的人，虽然她不怎么喜欢他那浓厚的钱味。

“那你为什么下毒……”邢炎百思不得其解。

“你们计算机部的工程师一个比一个还目中无人。”君樵指出她下毒的原因，“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挫挫他们的锐气而已。”“啊？”邢炎不明白。

“不只是计算机部的工程师，其它部门也是，你真应该检讨一下公司的职员对职位高低的强烈意识。”君樵头一次在职业歧规这么严重的地方工作，她虽然觉得没什么，而且如鱼得水，但是她想给这些人一个教训，计算机部只是倒霉先遭殃，若她在那儿待得更久，遭殃的不只计算机部。“钱和权虽然重要，但是只要是人都有尊严，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不过加诸在我身上的我会连本带利的索讨回来。”邢炎为之语塞。

“君樵？”颖豪的声音响起，君樵连忙抬头望向声源，果真是颖豪。

“颖豪？”君樵望着同样讶异的颖豪。

“你（你）怎么会在这儿？”两人异口同声的问对方，因为彼此的有默契而笑。

“我跟朋友聊天，你呢？”君樵含笑望着颖豪，示意他弯下身子。

颖豪依言弯腰，让君樵替他整理领带，“带着一辈饥渴的工程师们来补充体力，我们持续进行着在美国未能结束的工作。”“哦。”君樵这才想起她忘了告诉颖豪有关内奸的事。“这位是我未婚夫裴颖豪，我朋友邢炎。”她先

为他们做介绍。

“你好，裴颖豪。”颖豪大方的伸出手。

“邢炎。”邢炎打量着颖豪，再看君樵只对颖豪一人所散发的温柔——真正的温柔——不禁暗叹口气。

“不打扰你们了。”颖豪朝邢炎点下头，再拍拍君樵的肩，君樵在他耳边低喃几句，他微颌首，才前去和他的下属们会合。

“你们很配。”邢炎由衷的说。

“谢谢。”君樵轻笑。

“我不想再追究你放病毒之事，但是我想知道你真实的身分。”邢炎知道君樵绝不是普通人，他甚至还在想她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风君樵。

“我就是我，哪儿来的真实身分。”君樵仰尽杯中的咖啡，看不出表情的微笑着。

邢炎眯起眼，“你就是那个风君樵吧？那个十八岁就从麻省理工毕业的风君樵，对不对？我认得出‘爱神’就是你的作品。”君樵保持着微笑，“你都认出来了，我不好意思再否认或装傻。”“你真是……”邢炎震惊得差点要翻桌起身，以着全新的目光看待君樵。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会为我带来这么大的差别待遇。”君樵淡淡讽道，即使她的声音中听不出任何起伏。

邢炎略感赧颜。“抱歉，我只是没想到你真的就是。”“就这样了。”君樵的视线飘到颖豪身上。

“啊？！”邢炎不明白君樵话里的含意。

君樵收回在颖豪身上的视线，颖豪却在她回头的时候望向这边，看出了他们之间似乎有些不对劲，因而集中注意力。

她淡然道：“我希望你的态度不要因为我的身分而改变，这样你就不是在跟我交朋友，而是在跟我的身分交朋友，刚开始，我以为你不是那种看人身分的人，现在似乎证明我的眼光有误。”“君樵……”邢炎在这一瞬间明瞭她话里的意思，他握住君樵搁在桌上的右手，希望她能改变主意，如果能争取到君樵为他们公司效力的话，他们公司将不再只是现在这副景况，而会成为一个跨国际的组织。“我很抱歉，如果我真的让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我道歉。”君樵轻动了下右手，觉得伤口隐隐作痛而不再动，但她的眼神已不再那么柔和。

“邢炎，请你放手。”“君樵，我……”邢炎的话因为一股突来的劲道而消失，他握着君樵的手被人拉开，同时他这差点跌倒。

餐厅也因此而起了骚动。

“难道你没听见她叫你放手吗？”颖豪居高临下的睨着邢炎。

“我……”邢炎被颖豪的气势迫得当场矮了半截，吞吞吐吐的说不出一句话来。

“颖豪。”君樵轻唤。

颖豪连忙到她身边对她露出一个笑容。

君樵示意他看看它的右手，颖豪看了，没什么大碍，但不足以熄灭他的怒火。

“疼不疼？”颖豪心疼的说，他刚刚看见邢炎竟然大力的捉住她的手，也不怕她的伤口裂开。

思及此，他忍不住回过头去瞪着邢炎，邢炎全身打了个冷颤，颖豪看

他的样子好象他家跟他是世代宿仇一样。

“还好，我有事跟你说。”君樵语气平静得像适才的事没发生过一样。

“我们走。”颖豪揽起君樵，再恶狠狠的望眼邢炎，像在无形中撂下狠话般威胁他不准再接近君樵。

邢炎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也才意识到自己放走了什么，不禁为自己的鲁莽而恼火。

“真的不要紧吗？不用叫咏欢来看看？”颖豪迭声问。

此刻，他们置身于宏儒信息台北子公司的副总裁办公室，君樵安稳的坐在沙发上，而颖豪则忧心忡忡地走来走去，深怕君樵的伤口因此裂开，可是君樵又不准他打电话通知咏欢。

“颖豪，你能不能坐下啊？你走得我头都快晕了，我说没事就是没事嘛！来，坐下，我有事跟你说。”君樵拍拍身旁的空位，柔声道。

颖豪无可奈何的叹口气，坐下，“真的不必叫她来？”“不必。”君樵开心的笑道，一边将头枕入他的肩窝。“你对我这么好，会把我宠坏的。”“老婆是用来宠的嘛！”颖豪唇角含笑，撩拨着君樵的发丝。打从她跟他的关系进了一大步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有很多习惯都需要互相适应，但没有争吵，只有彼此退让、尊重对方，这种甜蜜的感觉让他们很安于现状。“有什么事要说？说吧！”“我查出那批软件的问题出在哪儿了。”颖豪皱起眉，扶正君樵，望着她，“你怎么会知道？”“呃……”君樵眸子溜了下，“先别管，总之呢……那批软件是人为的过失，而非程序的问题。”“你是说有人故意破坏程序？”颖豪何等聪明，马上联想到这方面。

“嗯，没错。”君樵点点头，“我发现那个人偷走了这套软件一部分的中央驱动程序，中央驱动程序不完全，软件当然出问题。”“是谁做的？”颖豪的眉更加拢紧，先前他们以为是中央驱动程序本身出问题，才会让整套软件形同报销，完全没想到是有人动手脚。

“我替你过滤了几家可疑的对头公司，其中涉嫌最重的就是‘蓝氏’的子企业，‘蓝氏电子’。”“我们跟他们向来是公平竞争，他们怎么会……”颖豪面色凝重的思索着。

“商场如战场，尤其是日新月异的信息业，一旦有什么独特的创作，或者设计，每家公司莫不卯足了劲争取。何况，兵不厌诈，假如能得到独家，耍点手段又如何？”君樵笑道，伸手抚平颖豪的眉。

颖豪这才笑了出来，“别告诉我你已查到了这个内奸是谁。”他本来是开玩笑，岂料君樵真的说：“唔，我的确有几个人选。”颖豪惊奇的抚额称笑，“天，我的未婚妻是个神力女超人吗？”君樵状似思考，良久才通：“如果你当得成超人，我不介意当女超人。可是，像我这么温柔可人，清纯若水的绝色女子，看起来像吗？”颖豪被她逗笑了，“是啊，怎么看也不像。”君樵神色一正。“言归正传，我查出那个人的身份是你们公司坐五号计算机和七号电脑的人。”“五号计算机是企画部经理，七号计算机是程序部经理，这两个人怎么也不可能……”颖豪试图替忠心耿耿的两人辩解。

“我指的是可以直接使用，或者被授权使用的人。公司的计算机不是有反侵入系统，除了使用人有密码外，通常还有其它人持有密码，以防万一？”君樵加以解释。

“对呀！我一急倒忘了有这回事。”颖豪坐到办公桌后，开散计算机，开

始过滤出人选。“总共有六个人。企画部经理陈明及副理王宏，还有秘书林羽；程序部经理 CRAIR，程序设计师 JEFF 和管理计算机的 ALICE。”“这些人平常为人如何？”君樵坐到计算机旁的桌沿，望着萤光幕。

“陈明和王宏是难得一见的企画人材，彼此是叔侄，但并没有传出两人连成一气之事；林羽是企画部的资深秘书；CRAIR、JEFF 和 ALICE 都是由美国总公司调来的，有两年了。”颖豪发挥他超强的记忆力诉说着。

君樵点点头，从背包内取出绿精灵，“我记得曾对这些人做了一番调查。”她叫出档案后将绿精灵转给颖豪看。“这个 JEFF 最近似乎有些财务上的麻烦，而且你们公司的程序设计师是不是可以利用所有的网络联机进任何一间分公司？”“嗯，没错，这是为了因应一旦有必要进行跨公司的一些合作而施行的一个措施。

他的债主是‘大全财务公司’？”颖豪扬起眉，这间公司该不会美其名为财务公司，实际上是逼债公司吧？”“查过了，是‘蓝氏’抬面下的公司。”君樵补充。

“那么……这件事就肯定与蓝氏有关啰？”颖豪挑眉，他不觉得用这种手段得来的胜利有什么好骄傲的。

“我不知道，这就要靠你自己去判断了。”君樵笑道。

颖豪叹口气，“我会找个机会和他们谈一谈，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得将软件的问题解决才行。”为了这套软件，弄得颖豪在美国加班，回到台湾也加班。

“喂，我不是人啊！放着一个计算机天才不用，兀自在那儿烦恼，我怎会有这么笨的未婚夫？”君樵不悦的指指自己，示意眼前就有一个人材。

“哦！我都忘了我的未婚妻是个名扬千里的天才。”颖豪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猛地一拉，君樵整个人跌坐进他的怀里。

“裴颖豪，你……”君樵挣扎着想离开他的怀抱。

“那清 b 在可否请这位天才告诉她笨笨的未婚夫，她是怎么得知有内奸的呢？”颖豪将脸凑近君樵，一席话当场教君樵停止挣扎，低头避开他的眼睛。

颖豪轻抬起她的下巴，望进那双深不见底，恍若会将人吸进去的晶亮黑瞳。“怎么不说话了昵？”“没……没有啊……”君樵不自在的挪了挪姿势，陪笑道：“先说好，你别怪我。”“想也知道你又做了侵入主机的事，对不对？”颖豪柔声问道，心底有抹不知名的火花燃起。“只要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接受。”“我是侵入了你们公司的信息网站的主机，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人比我还先侵入，我打跑了他，却发现那个人正在跟你们公司的人联机，进行密谈，而且谈的还是有关那套软件的事，我才会知道有内奸……”君樵不安的偷觑眼颖豪，敏感的发现他的身子僵硬了下，遂捉住他。“你说了不生气的，我又没有太过分。”颖豪捉住君樵乱动的身子。“别乱动。”“啊？”君樵疑惑的看着颖豪，蓦地领悟，染红了粉颊。“人家跟你说正经的……放我下来。”颖豪立刻像摆脱瘟疫一般放开君樵，试图浇灭心头冷不防窜起的火花，轻咳几下，“呃……对不起。”君樵凝视着他困窘的神情，不禁笑了。

“奇怪，你的脾气怎么这么好啊？跟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不太一样。”“你认识我很久了吗？”颖豪反问，眸裏有着恢复的镇定。

“好歹也有四个月之久吧！”君樵仔细打量颖豪，头一次发现他长得跟一个人有点像，但她想不起来是谁，记忆中的那个人好象是很熟的人，可她却

将这个人的事忘个精光。

颖豪笑了。“我的脾气以前很难缠又冷酷，不过有几桩事件把我的脾气磨掉了。”“什么事件？”君樵从没听过颖豪讲他家里的事，而颖豪也没问过她家的事，却好像对她家里的人瞭若指掌。

颖豪轻抚着她的颊，凝睇她的眸子里有着粲然笑意，“先解决内奸和程序的问题吧！”君樵的响应是冷冷瞪他一眼。

“我还有问题。”颖豪不理睬君樵的白眼，笑道。

“什么问题？”君樵坐上沙发，恬静地问。

“你跟邢炎是怎么回事？他不是扬威企业的董事长吗？你们怎么认识的？你在扬威的时候从事的是哪一方面的职务？”颖豪一连串的问题让君樵意识到颖豪很在意邢炎这号人物。

一抹顽皮的笑意窜上她的眸子，“问这个做什么？”“我在意。”颖豪也不要她多等，直截了当的说。

君樵得到答案，也开始回答颖豪的问题，“他知道我是风君樵，是那个天才，所以改变了原本对我的态度，从他的神态中，我看得出他想邀我加入他的公司，可我没有这个意思。

至于我跟他是怎么认识的，我是他录取的，当时录取的职位是文具部专员，后来又遇到一次，他就跟我交上朋友，我无所谓，所以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找我是因为他查出我是在他们公司计算机下病毒的人，可是我有帮他们清掉，真的，我发誓。”君樵慎重其事的举起三根手指，一边观察着颖豪的反应。

颖豪拉下她的手，搂她入怀，“都过去了，而且，你做得好。”君樵这才露出笑容，偎着颖豪。

9

陈明、王宏、林羽、CRAIR、JEFF 和 ALICE 面面相觑，皆不知副总裁将他们唤来会议室做什么。

其中，以 JEFF 的神情最不自在。

“不知道总裁叫我们来做什么。”王宏疑惑的问着在场的人。

“等一下不就知道了？”陈明说。

此时，颖豪走进会议室，“大家坐。”众人皆坐下，颖豪才道：“相信你们都很疑惑我为何会找你们来吧？”他们互看一眼，点头。

颖豪有意无意的瞄眼心神不宁的 JEFF，才继续说下去，“我也不拐弯抹角，会请你们来是因为我们公司下星期即将要上市的软件程序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件事想必大家都知道吧？”颖豪待众人点头又道：“我查出了我们公司内部有内奸偷走一部分中央驱动程序，使它出现无法弥补的错误。”一句内奸将所有人的心提到最高点，纷纷讨论起来，也纷纷表态自己是无辜的。

“请安静一下，我所说的内奸，经过过滤的确是你们六个人最有嫌疑。但是，我希望真正的破坏者能私下来找我，我不希望坏了大家的名誉，这件事若是你自动来找我，说明原因，我会从轻处置。”颖豪的视线没有停留在

每一个人身上很久。“我有尽于此，请这个人好好考虑。”六人表情各异，但都同样沉重，毕竟，被当成嫌疑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你们去做事吧！”颖豪挥挥手，要他们离开。

他们鱼贯而出，等他们全走了，君樵才从连接办公室的门走进会议室。

“你这样做，有用吗？”君樵觉得颖豪的处理方式太仁慈。

“我相信他会自动来找我。”颖豪自信满满地抱住君樵，眷恋地吻上她的唇瓣。

“我已经把空缺的地方补起来了。”君樵在颖豪吻她告一段落时低喘道。

“哦？”颖豪现在的心思全集中在君樵身上，无暇再去想其它事，他再次封住她的唇，不留一丝空隙。

君樵亦抛却满脑子的计算机程序享受这一吻。

JEFF 迟疑良久，终于上前敲了颖豪办公室的门。

“请进。”办公室内传来颖豪的应答声。

他深吸口气，才推门入内。

颖豪自公文中抬首，见是 JEFF，对他微微一笑，“坐。”JEFF 有些讶然的望着颖豪，颖豪只是维持笑容。

他依言坐下，等颖豪离开办公桌，坐到他对面时，他期期艾艾的开口，“副总裁，我……”颖豪颌首等着 JEFF 说下去。

“……我……我就是那个……”“等等。”颖豪举手阻止他再说下去。“我知道你是。”“啊？”JEFF 慌恐的捉着头发。“我……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我……我不知道那是个引诱我的骗局……等我发现……我已经……他……他们逼我要这样做……不然……不然我……”“我很高兴你能自首。”颖豪起身拍拍 JEFF 颤抖的肩膀。

JEFF 受宠若惊的抬头望着颖豪。“副……副总裁？”“我不会举发你，但不能不对你做出惩罚。”颖豪顿了顿，“不过，如果你愿意配合我揪出这个幕后主使，我考虑让你将功折罪。”JEFF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道，他犹如溺水之人捉着颖豪的手，“真……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颖豪淡淡一笑。

“我愿意！我愿意！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JEFF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连忙点头。

早在被那些人逼着做出有违一个程序设计师本分的事之后，他天天良心不安，难以安眠，好不容易，他终将重拾以往的日子。

“很好，那么你就……”颖豪示意他附耳过来。

“……就这样？一件原本会造成生意严重损失的事故现在圆满解决？”其实咏欢感兴趣的不是颖豪如何运用他的智能化解内奸危机，也不是君樵如何运用她的才智挽救一套可能要废弃而亏损数千万美元的软件，而是君樵和颖豪已经睡在同一张床上，却没有结婚的打算。

“喂，不要跟我浪费时间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你和颖豪现在到底打不打算结婚？”咏欢盯着对面一脸悠然自得的君樵，她身着一袭湖水绿的无袖上衣，有旗袍式领子加上一排可爱的绣结，下半身为同色紧身长裙，长至肩的头发中分，任其披散在肩上，耳垂挂着对圆润的珍珠耳环。

君樵状似听不懂咏欢的问话，摊摊手让咏欢看清她身上穿的衣服。“怎

么样？好看吗？”“君樵……”咏欢无奈的唤着她，“好看极了！”君樵这才满意的点下头，给了咏欢想得知的答案。“何必急在一时，反正我们都住在一起了。”咏欢翻翻白眼，君樵绝对是故意的，她绝对是故意在吊他们胃口！咏欢恨恨的想着，可她的眼神和脸色皆不敢显现出来。

“可是……这样总是不太好吧？”咏欢小心地撒下渔网。

“有什么不好的？”君樵轻撩耳际的发丝，“天真”的问。

“你们都已经住在一起了，才更要快点结婚啊！”咏欢那双灵活的眸子溜转。“不然，要是颖豪偷吃过了却不认帐，你不就白白被占便宜了。”“颖豪是这种人吗？”君樵眸里高闪过一阵快速的光芒，唇瓣微抿，渐渐拉成一个完美的弧形。“可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颖豪是个很好的男人，要我好好把握别放走他，怎么你现在说的话跟你先前说的完全相反呢？”咏欢捉住了那道光芒，但没有多想。

“君樵！”咏欢就知道君樵要是不报复他们联合起来设计她的仇，是绝不罢休的。

“我们是为了你的幸福和保障着想。”“真是多谢了。”君樵露出一个天使般的纯净笑颜。

“说什么这么高兴？”刚从公司赶过来的颖豪一来便见到君樵的笑容。

“忙完了？”君樵笑望颖豪入座。

“嗯，明天上市，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出这套软件会引起什么样的旋风了。”颖豪点了跟君樵一样的咖啡。

紧接着，他们两个就开始旁若无人的讨论起一些咏欢这个只懂得中英文输入法的电脑白痴听不懂的问题，把她“供”在一旁，完全不理她。

最后，她忍无可忍的叫出声：“停——”颖豪和君樵果真停止讨论，一同望向已经忍耐到极限的咏欢，脸上有着同样的恶质笑容。

“我真是败给你们两个了，能不能谈一点别的事，别扯上计算机？”咏欢受不了的抚额，她的脑子再也装不下左一个计算机专用名词，右一个计算机专用名词了。

两人一同耸耸肩。“那要说些什么呢？”咏欢的精神又来了，“结婚啊！你们快结婚吧！”地怂恿的表情明显到颖豪都察觉不对劲。

“你怎么一直催我们结婚？”颖豪好笑的问。

“呃……因为结婚是一件很好的事嘛。”咏欢露出一朵可爱的笑容。

“可是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你叫我们结婚不是要我们走进坟墓吗？”颖豪眸里闪着笑意，语气却认真的问。

“我就不相信你们不会是例外，你们两个都这么聪明耶！而且又这么相配，一定会很恩爱的，所以，你们快结婚吧！”咏欢谄媚的话语连送上咖啡的侍者都莫名其妙的看眼这个长得漂亮却怪异的美女。

“你没听过貌合神离吗？”君樵含笑问道。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颖豪配合着君樵，两人一搭一唱，好不开心。

“喂！喂！喂！”咏欢这下子总算见识到什么叫“惹狮惹虎也不要惹到人”。“你们两个大发慈悲，别再捉弄小妹我了。”“那也请你大发慈悲别再问我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君樵笑道。

“你们又没什么理由不结婚。”咏欢咕哝，都已经睡在一起了，还不结婚。

“理由可多了。”颖豪啜口刚送上来的咖啡。

“举个例吧！”咏欢才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好理由不结婚。

“她挤牙膏常常把整只牙膏弄得很可怕。”颖豪瞄眼身旁的君樵。

“他常常不把衣服翻面。”君樵也不干示弱。

“停。”咏欢连忙再一次喊停。“这点小事也是理由啊？太扯了吧！”“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必要调整 and 适应。”两人又默契十足的说。“生活习惯不一样可是会让人受不了的。”“你知道有多少对夫妇因为生活习惯无法适应对方而离婚吗？”咏欢抑住翻白眼的冲动，他们分明就是……“算了，我不理你们了！吃东西，省得我被你们气死。”咏欢没好气的妥协，不再劝他们结婚。

颖豪和君樵这才相视一笑，以眼神为酒相敬，为他们的“成功”干杯。

不过咏欢也不是笨蛋，看出他们虽然对对方都有爱意，可是一定没有表白过，什么生活习惯不一样全是废话，最主要的，还是卡在“告白”。

看来，她得扮个黑脸，制造机会让他们彼此确定心意，省得他们玩捉迷藏玩得太过火，到最后，他们一群人的努力全白费了。

唔，人家说一旦遇到危机，就容易说出真心话，尤其是当心爱的人有危险时……她有个病人家里好象跟黑道有那么一些关系，看在她医好病人的份上，他们应该会借几个小弟给她，让她唬唬君樵和颖豪……

“怎么搞的？一个好好的计画就这么泡汤了，你这个监督人是怎么做的？让上好的机会溜走也不知道！”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寂静的黑夜中响起。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JEFF 会突然不怕死的改变心意。”另一个卑躬和 d 节的声音跟着响起。

“不知道？你要是什么都无法掌握的话，就什么也不必做了！”“啊……我们……我们……这真是无法预料的意外，那个 JEFF 比我们预估的还有胆子。而且……而且裴颖豪身边似乎有一个很厉害的女人在帮他。”“一个女人能厉害到哪儿去？你不要为你的失败找借口！”先前那个声音更生气了。

“是真的！那个女人在美国很有名，是一个航天工程师和计算机天才，她是‘风屋家族’的老二。”后者惊慌的一古脑全吐出。

“风屋家族？她叫什么名字？”前者的怒气似乎平息了些。

“风君樵。”后者战战兢兢的报上名字。

“风君樵，风君樵……”他喃喃念着这个名字，终至无声。

气氛沉寂得令人毛骨悚然。

久久，才闻得前者阴冷隐含狂怒的声音再次响起，“给我在最短的时间内除掉裴颖豪跟风君樵这两个碍眼的人！”

颖豪和君樵在下班后到附近的超级市场采买食物，两人有说有笑的漫步在街头，迎面拂来徐缓的风，相当凉爽。

“说实话，我们真的不结婚吗？”颖豪突然问。

君樵瞄眼身旁的他，“都跟你睡在一起了，不结婚干嘛还这么大费周张。”她只是在等一句话，一句真心话，这次她再也不要随便就答应，她要颖豪非常慎重的跟她求婚，她才要答应。

颖豪仔细审规君樵，“我知道了。”其实颖豪也在等君樵跟他说一句只有三个字的话，只是依君樵的个性，她肯定会等他先开口。

“知道什么？”君樵好奇的问。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颖豪唇角噙着神秘的笑意。

“什么时候？”君樵的好奇心被挑起了。“等一会儿……”颖豪接下来的话消失，只见他拉着还不甚清楚状况的君樵到身后护着。

“颖豪？”君樵这才发现有一群陌生人以他们为圆心将他们团团围住，遂敛起笑颜，打量着这群流理流气、不超过十八岁的青少年们。

“你们一个是裴颖豪，一个是风君樵吧？”其中一人这样问道。

“请问有何贵干？”颖豪谨慎的问，注意着周围的情况，附近的商家都躲在自己的店里观望，他希望有人会报警。

“没什么贵干，只是你们惹火了我们老大，我们要为老大出气。”他向同伴们使个眼色，那些人全将自己的家伙亮出来。

“你们老大是谁？”君樵冷下容颜斥问。

“我们老大的圣名你没有资格知道！”另一个小伙子斥喝着，好似君樵是低等人，完全不配和他们说话。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了你们那个‘神圣’的老大？”君樵阴冷的语气使向来漾着柔和光彩的容颜结冻。

“君樵。”颖豪拍拍她的肩，试图缓和她心中的怒焰。

说话的小子不由得退后一步，被君樵的脸色吓得说不出一句话。

“别跟他们说废话。动手！”也不知是谁喊的，总之，下一秒，颖豪和君樵已和这些青少年们动起手来。

君樵格开两个小家伙的攻击后，不经意的瞄向颖豪，赞赏的微笑。

她知道颖豪同她一样有功夫，但她不知道颖豪的拳脚可以施展得这么漂亮，干净俐落得不带一丝赘招。

就在她发呆的当口，颖豪一声呼喊贯穿她的意识。

“君樵，背后！”颖豪大叫，天！君樵什么时候发起呆来了？难道她不知道危机尚未解除吗？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君樵回神太慢，来不及躲避她背后挥舞过来的刀子，她侧过身子，仍争取不到什么时间，她一边抬手想直接阻止攻击的人，但下一瞬间，一股冲力撞开她，她跌坐在地，正好看见颖豪替她挨了这一刀。

“颖豪！”君樵迅速起身扶住颖豪，视界被他肩上的伤占满了。

“我没事。”颖豪压住肩上的伤口，制止伤口再流血，但血仍从伤口处不断的涌出，由指缝间滑出，浸湿他的衣服。

那些人一见颖豪受伤，更加肆无忌惮的想要进一步解决他们，但是君樵眼明手快的护颖豪于身后，一股未曾经历过的怒火染红了君樵的眸子。

不能原谅！不原谅任何一个伤害颖豪的人！

她恨绝的表情让那些小伙子一个个都顿住脚步，下一刻，他们只觉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只剩下你。”君樵踏过那些被她撂倒的人，缓步走向最后一个还站着的人，而他正是那个砍伤颖豪的人。

他想逃，可是脚不停的发抖，动也动不了，这个女人的身手好得夸张，那些倒地的人只被她打了一拳就昏倒，好……好可怕！望着她一步比一步接近自己，他吓得全身直打颤。

“我……我……啊……”他连话都没说完全，便感觉脖子这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他张大嘴，瞪大眼惊恐的望着君樵。“救……救……”他急喘着气，想要多呼吸一秒的空气，君樵的眼神就像要将他生吞活剥，搁在他脖子上的手虽未用力，他却觉得呼吸困难。

“君樵，住手。”颖豪微弱的轻唤让君樵扔下他，跑回颖豪身边。

“颖豪，你不要说话，你的脸色愈来愈苍白了！”君樵制止颖豪乱动而使伤口裂开。

“算了，他们只是孩子……”“就算是孩子也不可以这么光明正大的伤人，他们以为这很好玩吗？他们伤害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你受伤了……你原本好好的……”君樵激动的大吼，眸里聚满了心疼的泪水。

“我没事，死不了的。”颖豪见着君樵红通通的眼眶，伸手轻抚她的颊，露出个虚弱但精神不错的笑容。“别哭，我会心疼的。”“颖豪……”君樵一听，强忍的泪忍不住滑落，她覆住颖豪放在她颊上的手，咬紧下唇不让自己呜咽出声。“对不起，如果我不发呆的话……”“没这回事，他们人多势众。”颖豪打断君樵的自责，“你没事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唯一站着的人一见君樵没注意到他，转身想跑，但听到声响的君樵立即回过头来唤住他。

“站住。”他一听马上乖乖站好，动也不敢动。

君樵拭去泪，朝颖豪露出一个笑容，忙着为他做一些紧急处理，而此时，警车的声音由远而近。

颖豪拍拍她的手臂，笑道：“我会没事的，我还有故事没说呢！”君樵直到窒息感传遍全身才知她刚刚是屏住呼吸，泪重新在眸里集合，但她眨掉他们，朝已被医护人员搬上救护车的颖豪露出一朵璀璨的笑颜。

10

咏欢自责的站在坐在病床旁边的君樵旁，考虑着该不该说实话，那些人是她借来要让他们坦白自己的心情的，可是她没想到那些人竟然会把颖豪伤得这么重，幸好没有伤到要害。

不然，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咏欢。”君樵突然轻唤。

“嗯？”咏欢颈后寒毛竖立。

“你再跟我说一次他会好起来的好不好？”君樵哽咽的恳求，看着颖豪安稳的睡着，她仍不放心。

咏欢握住她的肩，“他一定会好起来的。”君樵深吸口气，这才明白颖豪对她比她想象的还重要。

咏欢欲言又止，才再次鼓起勇气要吐实，一个护士便进来唤她出去，说有人找她。

真是的！她才要认罪的！咏欢告知君樵一声，走出病房。

一见来人，她讶异的张大嘴，君樵说他们全被警察带走了啊！怎么他们还在这儿？“你们逃狱啊！”咏欢低叫，她会死，早知道就不要想出这个馊主意！

“逃什么‘玉’啊，‘丰’小姐？我们是来告诉你，我们没等到你‘搓’的人，所以想通‘猪’你一声我们要回去休息，明天再帮你。”带头的采着一口台湾国语，有礼的说。

“啊！你们没等到人？！”咏欢赶忙点一下人数，全在，没有一个不在的，怎么回事？“对啊！我们在你说的地方等了‘狠就’，后来看到警察在那边

逛来逛去才决定‘李’开的。”咏欢闻言皱眉，那攻击他们的是另一派人马啰？是谁？“你们在那儿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带头的想了一下，“好象有一对夫妻在附近被一群小鬼打伤，所以警察才在附近巡逻，看有没有跑掉的人。”“知道是谁吗？”奇怪，颖豪和君樵来台湾行事这么低调，除了必要的人之外很少与人打交道，怎么会有人找他们麻烦呢？“那群小鬼经常在附近混，很可能是有人买通他们想要报仇吧！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到那种捞不到什么钱的地方去。‘丰’小姐，你怎么啦？”“没什么。”咏欢回过神，拍拍带头的肩。“你们快点回去吧！告诉大老爷谢谢他的帮忙。对了，你们不用再等我说的那些人。”“哦，‘丰’小姐，再见。”带头的点点头。

“风小姐再见。”其它人也跟咏欢道声再见才走。

“再见。”咏欢的笑容隐去，面色凝重的想着，颖豪和君樵到底惹上了什么麻烦？她若有所思的回到病房内，看见颖豪已醒，正在和君樵谈话，轻轻一笑，替他们关上门，顺道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上。

“那么……是谁指使那些小伙子的？”颖豪让咏欢替他换药，一边问，自他受伤过后这已是第六天，但警方仍未查出任何线索，最后只好将那些小孩送进少年观护所看管。

“不知道，那些小鬼说他们拿人钱财，也没问对方是什么身分就莽撞行事。”咏欢叹息似的摇摇头。“现在的小孩子愈来愈乱来了。”颖豪闻言一笑，“我以前也是不良少年，在国中、国小的时候，还打遍天下无敌手，连高中生都打过。”“要不要叫你一声祖师爷啊？”君樵刚从外头买水果回来，听见这话，不禁应道。

“我已经金盆洗手了。”颖豪的眸光打从君樵一进病房就没离开过她。

“幸好你是金盆洗手，要是泥盆洗手就愈洗愈脏啦。”君樵打趣，说到混黑道她就想起清场以前也混过一阵子黑道，最后他竟然说不好玩就退出，而且断得彻底，现在跟他有联络的就只有 CECILY，偏偏 CECILY 在纽约黑道的势力不可谓不小，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将清场当作黑道上极有势力的一分子。

“金在古代是极为珍贵且可保值的物品，通常人们都用金来形容珍贵与分量，用金盆洗手来表示退出江湖是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寓意，代表着那个人的决心与毅力。”咏欢这一席话等于是为两个人上了一堂国文课。

“请问咱们风咏欢小姐，你是医生还是国文老师？”君樵挑眉问道，以眼神示意她才包到一半的伤口。

“我只是在发扬国粹。”咏欢吐吐舌，赶紧将伤口包扎好。

颖豪忍不住笑了起来，咏欢把他和君樵当成那种从小就移民的华侨了吗？“我包扎好了，有事叫我。”咏欢看了手表才知她几乎错过今天要动手术的时间，连忙冲出去，连再见也来不及说。

“咏欢真是的，不知她在忙什么。”君樵坐上床沿，将咏欢不小心没打好的结重新扎好。

“她今天好象有个手术。”颖豪想起咏欢在闲聊的时候似乎这么说过。

“哦。”君樵只是应和一声便不再接下去。

“怎么了？”颖豪望着君樵低垂的容颜，想看清她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没想到‘蓝氏’会如此卑鄙，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法来对付我们。”君樵喟叹，实话实说。

“你怎么知道是他们？”颖豪不知道君樵消息这么灵通。

“用膝盖想也知道是他们，最近跟我们有过节的除了他们，还有谁？可惜没有证据，不然我一定要清扬告死他们。”君樵语间的冷意跟她软柔的嗓音形成强烈的对比。

“与其如此，不如在别的方面打垮他们。”颖豪若有所思的说。

“别的方面？”“‘蓝氏’在最近这几年才投入电子信息业的发展，可是不到几年的时间已经成长得相当惊人，原因是他们用高薪挖角对手公司的设计师，使对手无招架之力而败下阵。

去年，他们和我们头一次对垒，后来我们似乎成了他们最新的目标，总公司及海外分公司常传出员工跳槽的事，幸好我们的企业体本身发展够健全才足以捞过这段期间，现在有不少曾经跳槽的人又回笼。”颖豪接过君樵削好的苹果，“我们并不是唯一在他们的搅和中存活下来的公司，却是受他们破坏最少的集团，所以他们视我们为眼中钉，几次交战下来互有胜败，维持了势均力敌的场面。”颖豪话中有话。

“你是说……要在计算机上还以颜色？”君樵仔细推敲。

“没错，让他们在生意上输得难看比让他们坐牢还大快人心。这是文明人的方法，而且不会留下任何把柄。”颖豪笑道，一副你知我知的模样。

“好方法。”君樵脸上出现一丝嗜血的笑意。“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死法很适合他们这些卑鄙小人。”“你比我还愤慨。”颖豪笑言，真不知她是老板还是他。

“本来他们不来惹我，我是无所谓，但是他们竟然伤害你，我不能原谅他们，他们简直把人当成草，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君樵愈说愈生气，以至于说了什么连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颖豪呆了，怎么也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话。

“你发什么呆？”君樵看见颖豪发呆还好笑的他，想唤醒他。

“君樵。”颖豪回过神，道：“我还欠你一个故事对不对？”“你现在想说？”君樵见颖豪点点头，遂整整精神。“快说吧！”颖豪笑望君樵的动作，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握住她的手。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以前难缠又冷漠，很难跟人相处，但有几件事情把我的脾气磨掉了。”“嗯。”君樵颌首，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我国小三年级时父亲去世，在我觉得最孤单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同年的女孩和她的家人一直陪着我，从此之后，我只对那个女孩好一点，我一直把她的存在当作是天底下最自然的事。那时候我经常跟人打架打得遍体鳞伤，我母亲忙着工作赚钱根本没时间理我，只有那个女孩会在我打完架的时候带我回家疗伤。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国三的时候，那个女孩全家移民美国，我那时候好生气，好生气，我气她这么大的一件事竟然没告诉我，我跟她认识那么久，她竟然连一个字也没提，当然，我知道依女孩的个性她极有可能是忘了。可我就是没办法原谅她的忘记，我一直到她移民时都没再跟她说这一句话，她一走，我整个人就像失了什么东西一样浑身不对劲，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早就习惯她在我身边，她从不怕跟我说话，从不怕我跟人打架的狠样，她总是静静的守在一旁，静静的等我……我一直把她的存在当成是理所当然，那时我才知道我做了多么蠢的一件事……”颖豪顿了顿，富含深意的望着君樵。“从此我再也不打架，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伤得多重，再也不会有人对我伸出援手。我全心全意的用功，想藉此忘掉这种失去的感觉……”

“等一下！”君樵打断颖豪的叙述，她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声音有些不稳。

颖豪描述的感觉跟她的好象，她有印象，在很久以前，移民美国以前——“你……你说的……我好象……不，是肯定……”颖豪握紧君樵的手。

“颖豪？”君樵疑惑的望着他。

“等我说完。”颖豪温和的说，他很高兴君樵的记忆总算没荒废得太过分。

君樵这才静下来，等着颖豪继续说下去。

“一个不良少年蜕变为品学兼优的学生让许多师长跌破眼镜，虽然我本来功课就很好，他们都以为我是醒悟了，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高二的时候，母亲因为工作的关系调职到美国，后来，嫁给我现在的父亲，我们才算真正移民。这段期间，我将那个女孩一直锁在记忆深处，我几乎忘了她的存在，也不像以前那样的难过与遗憾……而后，就在我接掌继父的企业四年之后，在一场员工宴会上，我巧遇那个女孩子……”颖豪说到这儿，刻意说得缓慢，欣见君樵原本已够惊骇的眸子张得更大。

君樵的记忆这才完全打开且联机，她结结巴巴，简直不敢相信的指着颖豪，“你……你是那个……裴颖豪？”颖豪含笑点头。“我们头一次见面，听见 ALLEN 叫你，跟你说话时，我找确定你是，不过，你倒是一直都没有认出我。”“我……我的天啊……”君樵兀自笑了起来，难怪初听颖豪的中文名字时，她会觉得耳熟，后来他能准确摸出她的一些基本脾气，她还觉得奇怪哩，原来如此……“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君樵这才想起她那天跟咏欢举的例，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我对你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是有时候回忆起以前的事情记得有个类似青梅竹马的男同学，后来他不晓得因为什么原因跟我冷战好久，一直到我移民都没再说过话，害我有点难过，我一直不喜欢回忆那段时期，因为我一想到那种感觉就全身不舒服。”说着，君樵摇首笑了。“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那……你突然的求婚不是玩笑话啰？”“当然不是。我承认那个念头是突然冒出来的，可是话一出口我才恍然明白其实我心中一直存在这样的想法，恐怕从好久以前就存在，只是我不自知而已。”颖豪的手背轻拂过她的耳畔，微笑道。

“承认吧！你从以前就一直喜欢我到现在对不对？”君樵眸子发亮，得意的问。

“我是。”颖豪不吊她胃口的坦承。“不过，你跟以前很不一样，变了很多。”“哦？”君樵挑眉，她本身倒是没什么自觉。

“我反而比较喜欢现在的你，因为对以前的你我已经没什么记忆，充其量还记得你的名字和你的语气跟这件事，其它的，我想不太起来。”颖豪接下来的话让君樵笑逐颜开。

“那扯平，因为我也几乎没印象。”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相视而笑。

颖豪低头在君樵耳边慎重其事的低语：“Would you marry me？”君樵抬首，望进颖豪那双盛满浓浓爱意的眸子。

“你还没说另外一句重要的话就要我嫁你？”她得寸进尺的要求。

颖豪了悟的笑道：“我说了你就肯嫁我？”“考虑看看啰！”君樵装模作样的嘟起小嘴。

颖豪挑眉重新在她耳边低喃：“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低柔的嗓音让君樵听得脸色绯红，不自在的缩起身子，但颖豪未受伤的手紧揽着她的腰，不让她动。

“你不是要我说这句？为什么还逃？”颖豪在她耳边吐气，阿得君樵好

痒，直想躲开，又怕牵动到颖豪的伤口而不敢动得太激烈。

“颖豪……我……你不要这样……”君樵边笑边躲，气力几乎用光。

“除非你也说，否则要我一辈子都抱着你我也甘愿。”颖豪无赖的环着她，炙热的吻已沿着耳朵进攻至颈项。

“我说，我说。”君樵连忙讨饶，再这样下去她会……她转头贴上颖豪进犯的唇，四片唇瓣相合之际，她低哑的诉情：“我爱你，我爱你……”颖豪这才得逞的吻住她的唇。

“我们结婚吧！”他再次柔声道。

“好。”君樵爽快的点头应允。

而后，病房内传来这样的对话——“对了，你有没有想过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你工作？”“我连那个软件出问题都没想过，你想，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吗？”“为什么你会没有想过？”“……没想过就是没想过，还有为什么吗？”“不管，你一定要说出理由……”病房内传出一声低微的声音，终至无声……

美国洛杉矶坐落于市郊的教堂今日一反只有在礼拜日才会热络的冷清，风人院的驻院人们带着喜悦和祝福进入教堂。

今天，是裴颖豪和风君樵再一次举行婚礼的日子。

“奇怪，为什么大姊跟大姊夫这次还是挑这间教堂呢？”穿著白纱小礼服的风清逸奇怪的问。

“或许是想从哪儿失去就从哪儿爬起吧！”风韵樵理理短发，整整身上的紫色礼服，对着镜子补妆。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风咏欢弄弄身上这件浅蓝色礼服，一直弄不好。“韵樵，来帮我把这件礼服搞定吧！”她放弃的向韵樵求救。

“你啊！这样不就好了？”咏欢久弄不好的礼服在韵樵的巧手之下没两下就服服帖帖。

“韵樵，你真是太厉害了。”咏欢的眼睛几乎成了心形，直朝韵樵射去。

“得了。”韵樵连忙避开咏欢的视线，她最近不太喜欢跟人的眼睛接触，从那天她去偷“那个东西”没偷成后，她整天紧张兮兮的，连作梦都会梦到那双害她忘了拿“东西”的眼睛的主人。

咏欢见着韵樵的奇怪反应，遂问着一旁正凝神不知在想什么的清逸，“清逸，你二姊怎么了？”“你自己问她，她最近成天紧张得要命，简直草木皆兵。”清逸耸耸肩表示她不晓得。

她愈想愈奇怪，照理说，君樵当初会选这间教堂是因为她要让颖豪丢脸，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证明对方的心意了，怎么这会选这间教堂呢？怪，真是怪。

不知道其它人有没有发现到不对劲？清逸的视线望向身边的韵樵和咏欢，不禁叹口气，算了，她们一个不知道神游到哪儿去了，一个神经已经够衰弱了，是不会注意到这种事的！

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身着黑色礼服的风清扬，一进门就扬扬手中的短笺。

“快！我们被大姊给耍了，今天的婚礼根本不是在这儿举行！”清扬气急败坏的大吼道。

“什么？！”一声尖叫从三张不同的嘴里喊出来。

她们连忙跟着清场出去，坐上车子扬尘而去。

被遗落在地上的短笺上写着最最亲爱的驻院人们：很抱歉忘了跟你们说一句，结婚教堂换地方了。

婚礼将在十一点半举行，真希望你们能早点发现这张短笺。

P . S . 附上地图，赶快过来吧！一个婚礼没有伴郎和伴娘是会失色很多的，尤其……还是咱们风人院头一个结婚的人呐！没有赶上一定会遗憾一辈子的！

因为筹备婚礼忙过头而忘了通知你们的君樵“我们竟然在最后关头被耍了！”的樵不敢相信君樵会拿她的婚礼当作回报他们的场景。

“我们谁也没想到。”力勤温和一笑，抬手看着腕表。

“幸好我们在十一点以前就发现了，不然，我们真会错过大姊的婚礼而遗憾一辈子呢！”清逸庆幸的吁口气。

坐她旁边的力凯笑着摸摸她的头，“可是到那间教堂要三十分钟的车程。”“看我的。”清场说完便发挥飞车技巧，一路超过好几十辆车，闯了数个红灯，把交通警察远远的抛在脑后。

幕落

孤身一人待在休息室的新娘端坐在正对着一面落地镜的椅上，好整以暇的整整婚纱，一边优雅的抬首望眼壁钟。

十一点二十分。

她搽了粉红色唇膏的唇瓣绽开一抹美丽的弧度，视线落到落地镜里映照出的自己。

镜中的她，穿著一袭嫩绿色的结婚礼服，她几乎是一眼就看上这套礼服，无袖V字领紧身的设计将她姣好的上半身曲线完美的呈现出来，下半身的蓬蓬裙是浅到接近白色的绿色雪纺，层层雪纺底下长长曳地的嫩绿色紧身裙，裹着她修长的腿，在行走时若隐若现，头纱也是采用跟雪纺同样颜色的纱，已长及肩的头发在发型师的巧手之下削薄，剪了个羽毛剪的发尾，头发顺势服帖的藏在婚纱之下，她整个人就如同隐于一团嫩绿色的光晕底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敲门声轻响，她没有动，甚至连应答都懒得，知道此时会来的只有不守规矩的新郎。

裴颖豪走到风君樵身后从镜里望着她，“你好美。”君樵微微一笑，手和他的交握。“你也好俊。”“你确定他们赶得及吗？”颖豪亲吻她戴着白色及肘手套的指尖，“爸妈都在问怎么还没看到亲家呢？”尹芄和GEOGRE在跟他们相处后没多久就打成一片，处得像朋友而非亲家。

他将置于身后的捧花递给她，替她理理婚纱。

“放心，他们没那么笨，也不可能错过。”君樵倒是对她的手足挺有信心的。

“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忍至最后一刻报复。”颖豪想起他们回到美国宣布要结婚时，驻院人们虽然高兴但也开始警戒，因为他们深知君樵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们，只是千防万防，却没料到君樵会在婚礼当天“回报”他们。

这下他们可真是去踢到铁板。

“要对付跟自己同等聪明的家人，忍是唯一的方法。”君樵倚入颖豪怀里。
“何况，我给他们时间了，本来是要在十一点整举行婚礼的，为了怕他们迟到，还特地往后延了三十分钟，我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好一个仁至义尽。”颖豪点点她微嘟的肩。

“怎么？怕了我啦？”君樵刻意露出一抹恶女般的笑意，眼波流转间尽是魅惑。

“我现在要逃也来不及了。”颖豪扶住她的肩，望着镜中映现的她，耳尖的听到一声尖锐的煞车声在教堂前面响起，他低头俯望君樵的眸子，笑道：“他们来了。”君樵勾勒出抹笑意。“我就说他们会赶上的嘛！”“我从没说不相信……”最后一个字胶着在相合的唇间，耳际传来的是急朝这儿而来的脚步声……《全书完》

